易圖明辨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易圖明辨

(二)

胡渭輯著

易圖明辨卷第六

先天古易上

繫辭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朱子曰。一每生二。自然之理也。易者。陰陽之變。太極者。其理也。兩儀者。始爲一畫。以分陰陽。四象者。次爲二畫。以分太少。八卦者。次爲三畫。而三才之象始備。此數言者。實聖人作易自然之次第有不假絲毫智力而成者。畫卦揲蓍。其序皆然。

按此節夫子本然揲蓍之序。與畫卦無涉。說見第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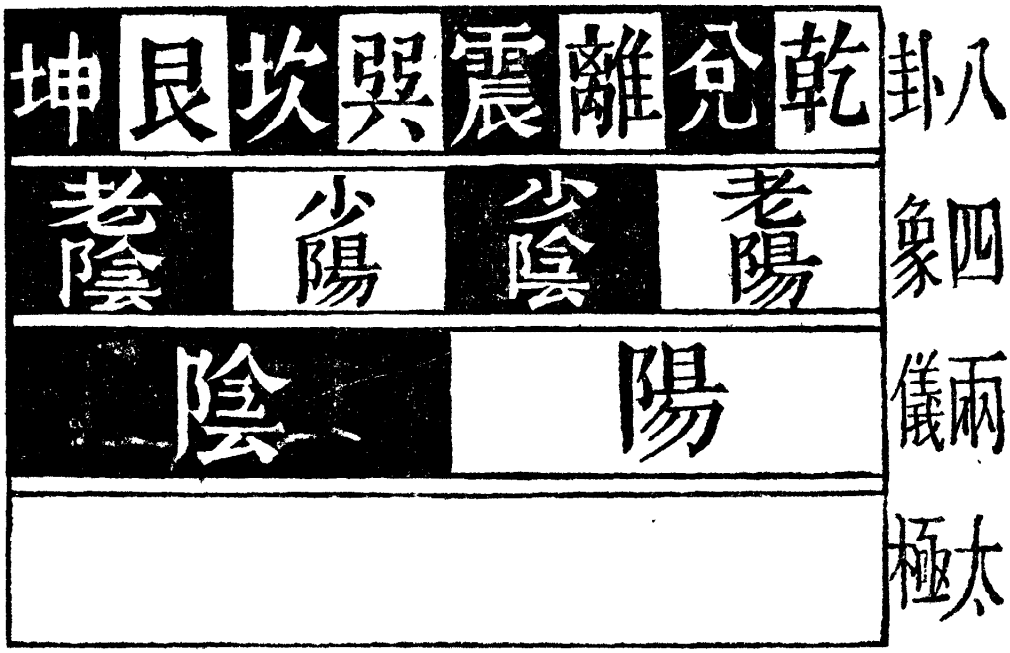
語類曰。某嘗問季通。康節之數伏羲也。曾理會否。曰。伏羲須理會過。某以爲不然。伏羲只是據他見得一箇道理。恁地便畫出幾畫。他也那裏知得疊出來恁地巧。此伏羲所以爲聖。若他也恁地逐一推排。便不是天然意思。史記曰。伏羲至淳厚。作易八卦。那裏恁地巧推排。（此葉賀孫所錄也。劉砥錄。以伏羲至淳厚。爲李通述太史公語。以規朱子。）

又董銖問。程易乾繇辭下解云。聖人始畫八卦。三才之道備矣。因而重之。以盡天下之變。故六畫而成卦。據此說。卻是聖人始畫八卦。每卦便是三畫。因而重之爲六畫。似與邵子說不同。曰。程子之意。只云三畫上疊成六畫。八卦上疊成六十四耳。與邵子說異。蓋康節此意不曾說與程子。程子亦不曾問之。故一向只隨他所見去。但他說聖人始畫八卦。不知其時先畫甚卦。此處便曉他不得。

按康節先天八卦次序。伊川不用。以爲聖人始畫八卦。每卦便是三畫。其後精通邵學者。莫如漢上。而集傳釋兩儀四象八卦。亦不從康節。意可知矣。朱子初亦疑之。謂伏羲至淳厚。未必如此巧推排。而蔡季通堅執不移。故本義屈伊川而伸康節。蓋牧堂（季通父。名發。字神與。）嘗以皇極經世授季通。曰。此孔孟正脈。故季通篤信邵學。不啻如孔孟。朱子方以爲老友。不在弟子之列。往往曲從其言。至啓蒙則屬季通起藁。其原卦畫一篇。敷暢邵學。尤爲詳備。而其說遂牢不可破矣。朱子又疑伊川不知康節之意。愚謂程邵在洛中晨夕往來。豈有邵不言而程亦不問者。此必伊川灼見其非。故易傳不從耳。又疑八卦不知先畫何卦。萬季野云。讀大傳。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便見是先畫乾次畫坤。然後以乾坤相索成六子。有何難曉。李剛主亦云。

邵子觀物外篇曰。太極既分。兩儀立矣。陽下交於陰。陰上交於陽。四象生矣。陽交於陰。陰交於陽。而生天之四象。剛交於柔。柔交於剛。而生地之四象。於是八卦成矣。八卦相錯。然後萬物生焉。是故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八分爲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三十二分爲六十四。故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易六位而成章也。十分爲百。百分爲千。千分爲萬。猶根之有幹。幹之有枝。枝之有葉。愈大則愈小。愈細則愈繁。合之斯爲一。衍之斯爲萬。是故乾以分之。坤以翕之。震以長之。巽以消之。長則分。分則消。消則翕也。

伏羲八卦次序



本義圖說右。繫辭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邵子曰。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也。說卦傳曰。易逆數也。邵子曰。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自乾至坤。皆得未生之卦。若逆推四時之比也。後六十四卦次序倣此。（黑白之位。本非古法。但今欲易曉。且爲此以寓之耳。後六十四卦次序倣此。）

李剛主學易曰。先天圖杜撰。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數。毛河右闢之。是矣。若宗康成以天地生成之數配八卦。則乾、天也。乃得地六。數坤、地也。乃得天九。數且中遺五數。亦可疑也。蓋必分八卦次序之數。則畫卦自乾而終兌。可爲數。卦位自震而終艮。可爲數。然總不必也。何者。用九用六。爻有數。用四十有九。大衍有數。卽卦數也。若乾一至坤八之數。聖人所不言。何爲爲渾敦畫眉乎。

易學啓蒙曰。盈天地之間。莫非太極陰陽之妙。聖人於此仰觀俯察。遠求近取。固有以超然而默契其心矣。故自兩儀之未分也。渾然太極。而兩儀四象六十四卦之理。已粲然於其中。自太極而分兩儀。則太極固太極也。兩儀固兩儀也。自兩儀而分四象。則兩儀又爲太極。而四象又爲兩儀矣。自是而推之。由四而八。由八而十六。由十六而三十二。由三十二而六十四。以至於百千萬億之無窮。雖其見於摹畫者。若有先後。而出於人爲。然其已定之形。已成之勢。則固已具於渾然之中。而不容毫髮思慮作爲於其間也。程子所謂加一倍法者。可謂一言以蔽之。而邵子所謂畫前有易者。又可見其眞不妄矣。世儒於此。或不知察。往往以爲聖人作易。蓋極其心思探索之巧而得之。甚者至謂凡卦之畫。必由蓍而後得。其誤益以甚矣。又曰。太極者。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形器已具。而其理无朕之目。在河圖洛書。皆虛中之象也。周

子曰無極而太極。邵子曰道爲太極。又曰心爲太極。此之謂也。太極之判。始生一奇一偶。而爲一畫者二。是爲兩儀。其數則陽一而陰二。在河圖洛書。則奇偶是也。周子所謂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邵子所謂一分爲二者。皆謂此也。兩儀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爲二畫者四。是謂四象。其位則太陽一。少陰二。少陽三。太陰四。其數則太陽九。少陰八。少陽七。太陰六。以河圖言之。則六者。一而得於五者也。七者。二而得於五者也。八者。三而得於五者也。九者。四而得於五者也。以洛書言之。則九者。十分一之餘也。八者。十分二之餘也。七者。十分三之餘也。六者。十分四之餘者也。周子所謂水火木金。邵子所謂二分爲四者。皆謂此也。四象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爲三畫者八。於是三才略具。而有八卦之名矣。其位則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在河圖則乾坤離坎分居四實。兌震巽艮分居四虛。在洛書則乾坤離坎分居四方。兌震巽艮分居四隅。周禮所謂三易經卦各八。大傳所謂八卦成列。邵子所謂四分爲八者。皆指此而言也。

語類曰。康節之書。固自是好。而季通推得來又甚縝密。觀此語。則啓蒙仍季通之藁。無所更定。可知。若見於用。不知果如何。恐絕勝諸家也。

康節之學。似揚子雲太元擬易。方州部家。皆自三數推之。元之爲首。一以生三。爲三方。三生九。爲九州。九生二十七。爲二十七部。九九乘之。斯爲八十一家。首之以八十一。所以準六十四卦。贊之以七百二十有九。所以準三百八十四爻。無非以三數推之。康節之數。則是加倍之法。

程先生有一柬。說先天圖甚有理。可試往聽。他說。看觀其意。甚不把當事。然自有易以來。只有康節說一箇物事如此齊整。如揚子雲太元。便零星補湊得可笑。若不補。又卻欠四分之一。補得來。又卻多四分之三。如潛虛之數用五。只似如今算位一般。其自一畫則五也。下橫一畫。則爲六。橫二畫。則爲七。蓋亦補湊之書。

按。太元方、州、家、表、贊。皆自三數推之。全從三生萬物得來。不待清靜寂寞等語。而始知其爲老氏之學也。易之爲書。廣大悉備。天象歷數之理。皆包括其中。然伏羲作易之本。夫子仰觀俯察。數語盡之。天象歷數。非其本也。雄因覃思渾天。而作太元以擬之。與太初歷相應。易。太極生兩。兩生四。四生八。元。太極函三爲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其所據者。固老氏之易。而非聖人之易矣。列子言。太易自一而七而九。亦皆奇數。卻不言三。夫子所言。自一而兩而四而八。皆偶數。故康節用加一倍法。子雲之乘法以參。康節之倍數以兩。故蔡季通云。使康節爲之。定是四公、八辟、十六侯、三十二卿、六十四大夫。都是加倍法也。子雲草元。自丑至午。得七百二十九而止。元、其所自造。任意可也。康節著先天圖。自兩至八。易之所有也。自八而爲十六、三十二、六十四、以至於百千萬億而無窮。又豈易之所有乎。是亦邵子之數學。而非古聖人之易矣。朱子嘗云。康節之學似揚子雲。又云。康節數學源流於陳希夷。希夷老氏之徒也。不啻若子雲之小疵。朱子斥太元學本老氏。而顧以出自希夷者爲聖人之易。獨何與。嗟乎。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漢世崇尚黃老。至謂老子兩篇過於五

經。子雲擬易。所以墮其元中也。魏晉諸人。皆以老易混稱。歷唐宋而未艾。伊川始闢異端。專宗十翼。易道昌明。如日月之中天矣。而希夷之徒。以象數自鳴。復從而亂之。蓋自孔子贊易之後。二千年間。其不以老氏之易爲聖人之易者無幾。迨宋末元初。啓蒙之說盛行。以至於今。則反謂文王、周公、孔子之易非伏羲之易。而老、列、希夷、康節之易乃眞伏羲之易矣。晦盲否塞。五百餘年。非屏絕先天諸圖而專宗程氏易。不可得而明也。

鯤溟黃氏日中曰。卦之短長闊狹。彼此如一。若依橫圖畫法。下畫一奇一偶。以視四象每奇偶當截爲二段。八卦當截爲四段。十六當截爲八段。三十二當截爲十六段。六十四當截爲三十二段。其四象八卦。十六。三十二。亦各各當截。若不截。下以一奇一偶牽連上之六十四奇偶。長短不倫。且圓圖如何拗轉。方圖如何堆疊。若依六十四截之。截奇則奇仍是奇。截偶則偶已非偶矣。何也。偶之爲畫。中斷者也。自兩儀一截而後。偶固蛮化而爲奇矣。今觀橫圖。亦自知其法不可通。不得已而以黑白分奇偶。大失畫奇偶之本色矣。

按橫圖逐爻漸生之法。唯揲蓍三變而成爻。十八變而成卦。自初而二而三而四而五而上。六爻次第得之。誠有然者。然兩儀主一變言。但分奇偶。而初畫則兼三變三變之餘。或老或少。各視其所得之九六七八以爲名。則初畫便當爲四象。不可謂兩儀四象三畫皆有。獨以中畫爲四象。尤不可也。然則就揲蓍言之。其義亦有難通者矣。若夫畫卦之法。三才一時俱備。豈有先畫一奇一偶。其上復

爲一奇一偶之理。康節以揲蓍之序爲畫卦之序。又何怪乎世儒謂凡卦之畫必由蓍而後得也哉。儀禮注云。卦者主畫地識（音志）爻。爻備。以方寫之。方卽牘也。伏羲時。書契未興。其始作八卦。不知畫在何處。然亦必有一物焉以載此八卦之象。可知也。信如康節所圖。則初畫最長。中畫半之。終畫又半之。吾不知伏羲既作此象。將截爲八段以示人乎。將連者仍連。而聽人之自爲識別乎。抑亦殫其智力以爲之。初如今人之起藁。繼乃更定。劃然分列爲八乎。揆諸事情。決無是理。鯤溟之辯。良足解頤。吾不知季通何以極贊其妙。而朱子告已從之也。

林黃中粟與朱子論易。以一卦之全體爲太極。內外爲兩儀。內外及互體爲四象。又顚倒取爲八卦。朱子曰。如此。則不是生。卻是包也。林曰。惟其包之。所以生之。朱子曰。包、如母之懷子。子在母中。生、如母之產子。子在母外。此特據康節之圖以爲言耳。若希夷太極圖。作白黑回互之狀。函兩儀四象八卦。皆子在母中。譬諸歲時。一歲本一氣耳。析之而爲寒暑。則二氣矣。又析之而爲春夏秋冬。則四氣矣。又析之而爲分至啓閉。則八節矣。皆一分爲二。子在母中者也。至康節變爲橫圖。則兩儀四象八卦。皆子在母外。初畫爲儀。中畫爲象。終畫爲卦。而太極一畫更居其先。是猶一歲之外別有寒暑。寒暑之外別有四時。四時之外別有八節也。其謬不已甚乎。雖名爲先天。而實失希夷之意矣。

仲氏易曰。趙宋專襲陳摶先天圖。謂老陽、少陽、老陰、少陰、爲四象。而世共遵之。考陰陽老少。仍是揲蓍所用。與畫卦不同。惟卦有動靜。爻有貞變。老動少靜。老變少不變。故立此數。今繪圖者。先以兩儀爲一

重則自兩畫始非一畫也若又加一虛中夾畫於兩儀之前以爲太極則又別一畫非卦畫也乃以兩陰兩陽作四象而以爲二重夫老之與少並從已成之卦所推故乾爲老陽非老陽而後乾也當庖羲作乾畫時雖有二畫然尙未知所成爲何等而乃先曰此當爲純陽之卦此畫爲老陽有是理乎此說之必不可通者也乃作三重畫而幷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一齊出之爲八卦是一畫之後不必成乾已先作兌離諸卦之畫及成乾之後又不必繼坤而反以六子之卦成之坤前將夫子大傳所云成象乎乾效法乎坤與乾坤成列因而重之一索再索得男得女諸語顯然抵牾去聲是敢於悖聖而以此解經眞鹵莽之甚者也

按卦象也蓍數也左傳韓簡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蓋數卽象之分限節度處生於象而不可以生象康節加一倍法欲以數生卦非也四象唯揲蓍三變成爻後有之乾坤男女卽是八卦不得稱四象專屬第二畫尤無理說見上文

說卦傳曰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石門梁氏寅曰天地定位一節首乾坤此一節則先六子者蓋前乃先天八卦之體也故先言不用者而後言用此乃先天八卦之用也故先言其用者而後言不用如文王八卦專以用言之亦始於震巽而退乾於西北退坤於西南於此見八卦之體用固當不同也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

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平庵項氏曰。動、撓、燥、說、潤、盛、皆據後天分治之序。而相逮、不相悖、通氣、變化、復據先天相合之位者。明五氣順布。四季分王之時。無極之眞。二五之精。所以妙合而凝者。未始有戾於先天之學也。苟無此章。則文王爲无體。伏羲爲无用矣。又曰。先天之首。以天地、山澤、雷風、水火爲序。後天之末。乃自水火雷風。山澤天地。倒而言之。彼言乾坤之用成於坎離。此推坎離之功歸於乾坤也。

按。天地定位雷以動之二章。皆以對待之體言。一首乾坤。明六子所自出。一先六子。而歸功於乾坤。未見其爲先天之方位也。帝出乎震章。以流行之用言。故順四時以爲序。而各著其方位神也者章。兼流行對待言之。動、撓、燥、說、潤、盛。流行之用也。水火、雷風、山澤。對待之體也。雖不言乾坤。而六子之功用。莫非乾坤之所爲。神與變化。正指乾坤而言。與雷以動之章略同。亦無以見上六句爲後天之位。而下三句爲先天之位也。橫圖方圖從中起者爲震巽。人皆謂根柢於此。自余觀之。三索章先父母而後六子。此兩章先六子而後父母。要皆歸重於乾坤。豈有六子居母前之理。此天地之大經。古今之通義。而邵圖紊亂如此。尙可信乎。

右論邵子伏羲八卦次序

說卦傳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數往

·色主反·逆數·色具反·

韓氏 康伯 注曰。易。八卦相錯。變化理備。於往則順而知之。於來則逆而數之。又曰。作易以逆覩來事。以前民用。

孔氏 穎達 正義曰。此一節就卦象明重卦之意。易以乾坤象天地。艮兌象山澤。震巽象雷風。坎離象水火。若使天地不交。水火異處。則庶類無生成之用。品物無變化之理。所以因而重之。令八卦相錯。則天地人事。莫不備矣。故云天地定位而合德。山澤異體而通氣。雷風各動而相薄。水火不相入而相資。既八卦之用。變化如此。故聖人重卦。令八卦相錯。乾坤震巽坎離艮兌。莫不交互而相重。以象天地雷風水火山澤。莫不交錯。則易之爻卦與天地等成。性命之理。吉凶之數。既往之事。將來之幾。備在爻卦之中矣。故易之爲用。人欲數知既往之事者。易則順後而知之。人欲數知將來之事者。易則逆前而數之。是故聖人用此易道以逆數知來事也。

平庵項氏曰。數往者順。卽卦以藏往也。知來者逆。卽蓍以知來也。

邱氏 程 曰。易言藏往知來。彰往察來。又言數往知來。則方來已往之事。易皆有以知之。然往者已過而易知。來者未形而難見。易之占筮。爲知來設。故曰易逆數也。正如所謂占事知來。所謂遂知來物。所謂前民用。皆逆數之謂也。

亭林顧氏 炎武 曰知錄曰。數往者順。造化人事之迹。有常而可驗。順以考之於前也。知來者逆。變化云

爲之動。日新而無窮。逆以推之於後也。聖人神以知來。知以藏往。作爲易書。以前民用。所設者未然之占。所期者未至之事。是以謂之逆數。雖然。若不本於八卦已成之迹。亦安所觀其會通而繫之爻象乎。是以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

劉汝佳云。天地間一理也。聖人因其理而畫爲卦以象之。因其象而著爲變以占之。象者。體也。象其已然者也。占者。用也。占其未然者也。已然者爲往。往則有順之之義焉。未然者爲來。來則有逆之之義焉。如象天而畫爲乾。象地而畫爲坤。象雷風而畫爲震巽。象水火而畫爲坎離。象山澤而畫爲艮兌。此皆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者也。不謂之數往者順乎。如筮得乾而知乾元亨利貞。筮得坤而知坤元亨利牝馬之貞。筮得震而知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筮得巽而知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筮得坎而知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尙。筮得離而知離利貞亨。畜牝牛吉。筮得艮而知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筮得兌而知兌亨利貞。此皆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者也。不謂之知來者逆乎。夫其順數已往。正所以逆推將來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數往者順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知來者逆也。故曰易逆數也。若如邵子之說。則是羲文之易。已判而爲二。而又以震離兌乾爲數已生之卦。巽坎艮坤爲推未生之卦。殆不免強孔子之書以就己之說矣。

按此章與八方之位無涉。天地定位。言乾坤自爲匹也。山澤通氣。言艮兌自爲匹也。雷風相薄。言震

巽自爲匹也。水火不相射。言坎離自爲匹也。至於八卦相錯。則天或位乎下。地或位乎上。而且與六子之位同列矣。山澤之氣。不但二者自相通。而且與天地雷風水火之氣互相通矣。雷風水火亦然。上四句。卽所謂八卦成列。象在其中。下一句。卽所謂因而重之。爻在其中也。意重下句。孔疏云。就卦象明重卦之意。深得經旨。夫子大象。皆以二體八物發明其義。此節正其注腳。八卦相錯。是爲六十四卦。而占筮之法生焉。卦之德方以知。知以藏往。所謂數往者順也。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藏往之學也。蓍之德圓而神。神以知來。所謂知來者逆也。君子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知來之道也。雖往來並舉。卻重在知來。知來乃揲蓍求卦之事。繫辭傳云。極數知來之謂占。又云。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又云。占事知來。有一不以蓍言者乎。於卦何與焉。卦主象。蓍主數。雖象中亦有數。數中亦有象。然其間有賓主之辨。韓康伯曰。蓍極數以定象。卦備象以盡數。賓主極其分明。希夷之圖象學也。而康節則專精於數。故往往以蓍數爲卦象。與經旨背。至於據橫圖。從中折取。以自震至乾爲順數。已生之卦。自巽至坤爲逆推。未生之卦。然則易逆數也。豈專用巽坎艮坤而不用乾兌離震乎。就其言解之。已有不可得通者矣。

伏羲八卦方位

本義圖說。說卦傳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邵子曰。乾南坤北。離東坎西。震東北。兌東南。巽西南。艮西北。自震至乾爲順。自巽至坤爲逆。後六十四卦方位倣此。

易學啓蒙。邵子曰。此一節明伏羲八卦也。八卦相錯者。明交相錯而成六十四也。數往者順。若順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故曰數往也。知來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行也。皆未生之卦也。故云知來也。夫易之數。由逆而成矣。此一節直解圖意。若逆知四時之謂也。以橫圖觀之。有乾一而後有兌二。有兌二而後有離三。有離三而後有震四。有震四而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亦以次而生焉。此易之所以成也。而圓圖之左方。自震之初爲冬至。離兌之中爲春分。以至於乾之末。而交夏至焉。皆進而得其已生之卦。猶自今日而追數昨日也。故曰數往者順。其右方。自巽之初爲夏至。坎艮之中爲秋分。以至於坤之末。而交冬至焉。皆進而得其未生之卦。猶自今日而逆計來日也。故曰知來者逆。然本易之所以成。則其先後始終。如橫圖及圓圖右方之序而已。故曰易逆數也。

邵子觀物外篇曰。震始交陰而陽生。巽始消陽而陰生。兌陽長也。艮陰長也。震兌在天之陰也。巽艮在地之陽也。故震兌上陰而下陽。巽艮上陽而下陰。天以始生言之。故陰上而陽下。交泰之義也。地以既成言之。故陽上而陰下。尊卑之義也。乾坤定上下之位。離坎列左右之門。天地之所闔闢。日月之所出入。是以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長短。行度盈縮。莫不由乎此矣。

朱子語類曰。先天圖直是精微。不起於邵子。希夷以前元有。只是祕而不傳。次第是方士輩所相傳授。

參同契中所言。亦有些意思。

按震始交陰而陽生。謂震與坤接。而一陽生於下。三日夕月出庚。納震一陽之氣也。卽參同契所謂

三日出爲爽。震庚受西方也。巽始消陽而陰生。謂巽與乾接。而一陰生於下。十六日旦。月退辛。納巽一陰之氣也。卽參同契所謂十六轉就緒。巽辛見平明也。自震一陽進而納兌之二陽。至乾三陽而滿。此望前三候。明生魄死之月象也。自巽一陰退而納艮之二陰。至坤三陰而滅。此望後三候。魄生明死之月象也。禮運曰。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正合此意。播五行於四時。以一歲中四氣之流行言之。出震齊巽之位是也。三五而盈。三五而闕。以一月中月體之消長言之。乾南坤北之方位是也。

熊氏朋來五經說曰。參同契云。易謂坎離。又云。日月爲易。乾坤門戶。坎離匡廓。牝牡四卦。先天以乾坤坎離牝牡兌震巽艮四卦。又云。坎離者。乾坤二用。老陽變陰用九。老陰變陽用六。其牝牡之體。九六之用。皆坎離也。姑就參同契言之。則先後天圖已在其中。乾坤爐鼎。坎離水火。故後天坎離居先天乾坤之位。以坎中陽實離中陰。則仍爲乾坤。故丹經謂之還元。乾專於陽。坤專於陰。曰爐鼎者。器之。惟夫離己日光。坎戊月精。互相根依。在納甲則主中宮戊巳之功。在先天則爲日東月西之象。在後天則正火南水北之位。八卦中乾兌二金。坤艮二土。震巽二木。皆陰陽和順。惟坎離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不同他卦。天降而地升。陽倡而陰和。坎離者。天地之交也。故曰爲太陽精。離者日之象。何不三爻純陽。而中有陰爻。才說太陽。其間便有少陰。所以日納月之烏。認得日中有月。則可以知離卦。月爲太陰精。坎者月之象。何不三爻純陰。而中有陽爻。才說太陰。其間便有少陽。所以月納日之兎。認得月中有日。可以知

坎卦乾與離同受太極之陽而離者中虛之乾坤與坎同受太極之陰而坎者中滿之坤乾坤太極之兩儀坎離太極之四象是以坎離二卦常爲陰陽造化之樞紐也

乾南坤北離東坎西之圖朱子雖知其出於參同契而不欲盡言至熊與可始發其隱崑山吳先輩喬著他石錄其外篇儒辨曰六經多被混亂尤甚者易易中尤甚者先天八卦夫卦之方位帝出乎震章八方有明文天地定位章不言八方蓋謂有天上地下之否而亦有地上天下之泰八卦相盪而成六十四卦也逆數者卜筮而前知吉凶也先天之文見於乾卦先讀去聲非邵子之所謂也愚嘗得張平叔悟眞篇之傳於方外士（宋天台張伯端字平叔一名用成撰通元祕要悟眞篇一卷）其意與邵子之圖適合離東者移火於木位東三南二同成五也坎西者移水於金位北一西將四共之也乾南坤北者移坎之中實以填離之中虛而成金丹三家相見結嬰兒也巽居西南坤位以長女合老陰黃婆也艮居西北乾位以少男合老陽築基也兌居東南巽位以少女合長女隱寓三七於其中鼎器也震居東北艮位以長男合少男隱寓二八於其中藥物也其於數往知來遙寓順則成人逆則仙也易道無所不包何獨丹法凡醫藥相地三命等無不倚之以立言而離於文王處憂患孔子無大過卽非吾儒之易希夷仙也不妨以外道說易邵子交於二程何可出此考亭於丹道有所見是以手注魏伯陽之參同契見邵子之圖欣然會心入之本義而不計丹道可以倚易易不爲丹道作也本義之混濫者多矣以天地定位章爲第一渭按丹道可以倚易易不爲丹道作又云易道無所不包而離於文王處

憂患。孔子無大過。卽非吾儒之易。此眞千古格言。方技家既借天地定位四句。撰爲此圖。下文順逆。亦自有其說。邵子已生未生之解。大非順則成人逆則仙。脩齡義亦有所未盡。說在參同契坎離之爲易也。

周易參同契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天地。乾坤也。易、謂坎離。坎離者。乾坤二用。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往來既不定。上下亦無常。又曰。坎戊月精。離己日光。日月爲易。剛柔相當。又曰。人所稟軀體本一元。元精雲布。因氣託初。陰陽爲度。魂魄所居。陽神曰魂。陰神月魄。魂之與魄。互爲室宅。

朱子語類曰。參同契所言坎離、水火、龍虎、鉛汞之屬。只是互換其名。其實則精氣二者而已。精。水也。坎也。龍也。汞也。氣。火也。離也。虎也。鉛也。其法以神運精氣。結而爲丹。陽氣在下。初成水。以火鍊之。則凝神丹。內外異色。如鴨子卵。又曰。水一也。火二也。以魂載魄。以二守一。則水火相濟而不相離。所以能永年也。養生家千言萬語。說龍說虎。說鉛說汞。說坎說離。其術只如此而已。

先天八卦方位。丹家用之。最親切而有味。其所謂易者坎離也。與儒學不同。故解此章之順逆。亦自有其義。孔子之意在蓍卦。丹家之意在水火。人之一身。乾爲首。坤爲腹。自首以下有心。心屬火。而爲氣之總會。自腹以下有腎。腎屬水。而爲精之所藏。火炎上。水潤下。自有生而已然。所謂數往者順也。及加以修鍊之功。以乾坤爲爐鼎。坎離爲鉛汞。務使火降而下。水升而上。所謂知來者逆也。鼎器歌云。陰在上。陽下奔。陰。謂水。陽。謂火。丹家以坎離爲易。水下而反上。火上而反下。故曰易逆數也。說卦。

離南而坎北，丹家抽坎之中實以填離之中虛，故乾南而坤北。參同契云：子南午北互爲綱紀，一九之數終而復始，亦此義也。人之生也，火在水上，未濟之象也，神丹既成，則水在火上，爲既濟，以魂守魄，使陰陽不相離，可以長生而久視。仙訣云：五行順行法界火坑，五行顚倒大地七寶，是爲順則成人，逆則仙也。邵子小橫圖用加一倍法，以爲伏羲八卦之次序，誤矣。而又推之於方位，以自震至乾爲順，自巽至坤爲逆，且喻之以左旋右行，夫天之與日月五星也，左則俱左，右則俱右，豈有左右各半之理乎。既失丹家之旨，又非孔子之義，無一而可者也。

或問：子以希夷先天圖爲康節之學所自出，其詳可得聞乎？曰：康節受易於李之才，以先天古易衍其旨，著書十餘萬言（謂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以發希夷之蘊，史稱探賾索隱，妙語神契，洞徹蘊奧，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此實錄也。今以八卦次序方位圖考之，太極卽希夷先天圖之環中也，初畫爲兩儀，卽圈之白黑各半，左右回互者，中畫爲四象，卽白中之黑，黑中之白，與半白半黑而爲四也，終畫爲八卦，卽一圈界分爲八，而八卦奇偶之畫與白黑之質相應者也，從中折取，則乾南坤北，離東坎西，震東北，兌東南，巽西南，艮西北，八卦有方位，而九宮具焉也，圓者引之使長，合者攤之使分，而圖遂化爲畫矣，然兩儀四象八卦，皆子在母外，既失希夷之本意，而又以白代單，以黑代坼，則乾之三連，三變爲三白☰坤之六斷☷，變爲三黑，三六子皆然（坎離卽水火匡廓之形，表畫以色，有奇無偶，大非三代以來相傳之卦象，瀆經侮聖，與劉牧無異，何爲其從之也。

右論邵子伏羲八卦方位

易圖明辨卷第七

先天古易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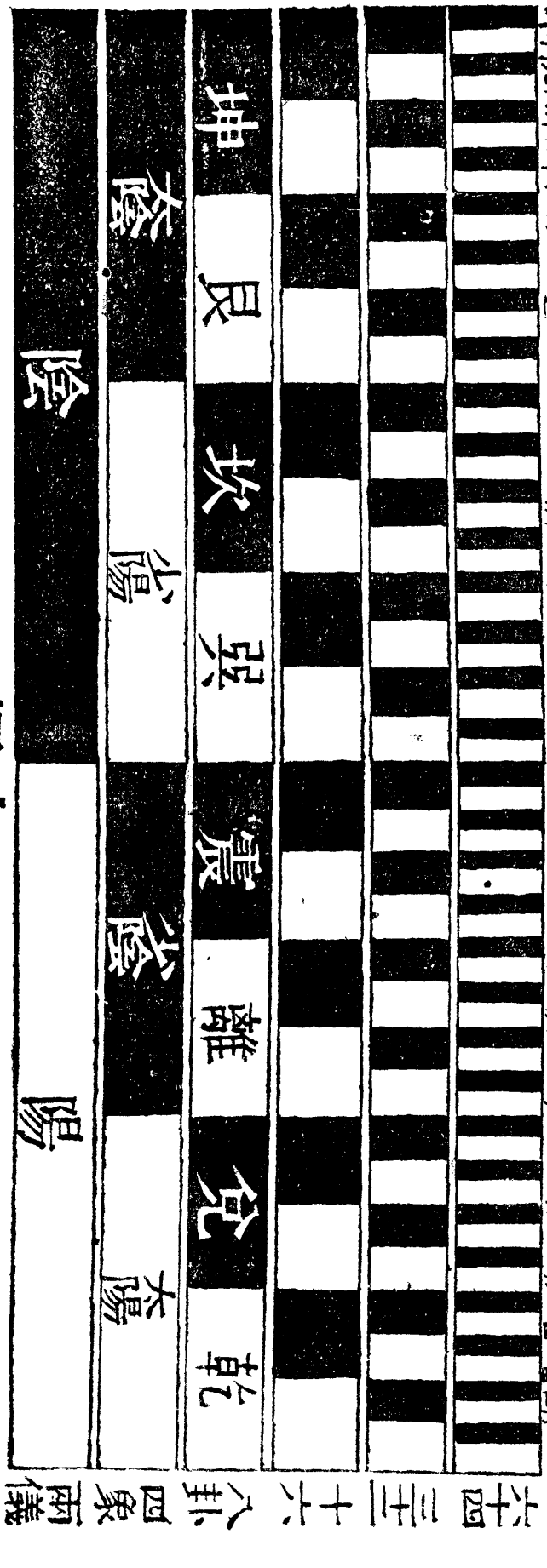
繫辭傳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又曰。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說卦傳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按夫子曰重。曰兼。明是倍三爲六。非逐爻漸生之謂。本義猶從舊解。云因而重之。謂各因一卦。而以八卦次第加之。爲六十四。又云。三畫已具三才。重之。故六。至圖說。則與邵義並存。而以邵爲善。及蔡氏草啓蒙。則專主觀物外篇。而顯背經文。亦有所不顧矣。

大傳但云。包羲氏始作八卦。其因而重之以爲六十四者。不言其人。先儒或以爲神農。或以爲大禹。或以爲文王。總無確證。然吾觀夫子所陳十三卦制器尚象之事。唯網罟創自包羲。取諸離之純卦。而耒耨之利。取諸益。日中爲市。取諸噬嗑。皆神農之所爲也。則謂神農重卦者。庶幾得之。蓋伏羲雖有因重之意。而八卦成列之後。未嘗復加之畫。至神農。則始一一演之。以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重卦之名。至黃帝乃備耳。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蓋立象卽八卦成列。設卦卽

因而重之。伏羲略而神農詳也。若夫重卦之次序。絕無可考。連山首艮。歸藏首坤。先儒雖有是說。而其書已亡。自艮坤以後。六十三卦。其次序不知如何。今可言者。獨文王所演之易象耳。或云。烈山氏之易。文王因之。烈山氏卽神農也。首乾坤。終二濟。兩兩反對。皆有至理。安得於此外更造一圖。以爲伏羲六十四卦之次序哉。智者之鑿。孟子之所惡也。

序次卦四十六爻伏



本義圖說曰。前八卦次序圖。卽繫辭傳所謂八卦成列者。此圖卽其所謂因而重之者也。故下三畫卽前圖之八卦。上三畫則各以其序重之。而下卦因亦各衍而爲八也。若逐爻漸生。則邵子所謂。八分爲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三十二分爲六十四者。尤見法象自然之妙也。易學啓蒙曰。八卦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爲四畫者十六。於經無見。邵子所謂。八分爲十六者。是也。又爲兩儀之上各加八卦。又爲八卦之上各加兩儀也。四畫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爲五畫者三十二。邵子所謂。分爲三十二者。是也。又爲四象之上各加八卦。又爲八卦之上各加四象也。五畫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爲六畫者六十四。則兼三才而兩之。而八卦之乘八卦亦周。於是六十四卦之名立。而易道大成矣。周禮所謂三易之別。皆六十有四。大傳所謂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邵子所謂三十二分爲六十四者。是也。若於其上各卦。又各生一奇一偶。則爲七畫者百二十八矣。七畫之上。又各生一奇一偶。則爲八畫者二百五十六矣。八畫之上。又各生一奇一偶。則爲九畫者五百十二矣。九畫之上。又各生一奇一偶。則爲十畫者千二十四矣。十畫之上。又各生一奇一偶。以爲十一畫者二千四十八矣。十一畫之上。又各生一奇一偶。則爲十二畫者四千九十六矣。此焦贛易林變卦之數。蓋以六十四乘六十四也。今不復爲圖於此。而略見第四篇中。若自十二畫上又各生一奇一偶。累至二十四畫。則成千六百七十七萬七千二百一十六變。以四千九十六自相乘。其數亦與此合。引而伸之。蓋未知其所終極也。雖未見其用處。然亦足以見易道之無窮矣。

康節先天之學。其病根全在小橫圖。蓋八卦之次序旣乖。則其論方位亦誤。六十四卦之次序方位。

更不待言矣。而吾竊有怪於啓蒙之說也。數用加一倍法。可以推之百千萬億而無窮。若易卦。則六畫而止。其變而之他。亦不過六畫。卽如焦氏易林。每一卦變爲六十四。至四千九十六。其本卦仍自爲本卦之卦。別自爲之卦。曷嘗屋上架屋。於六畫之上。復自七畫遞加至十二畫乎。而且云自十二畫上又累至二十四畫。引而伸之。未知其所終極。足以見易道之無窮也。夫易道無窮。而卦畫則有窮。季通之蔓荒謬至此。朱子曾不一是正。何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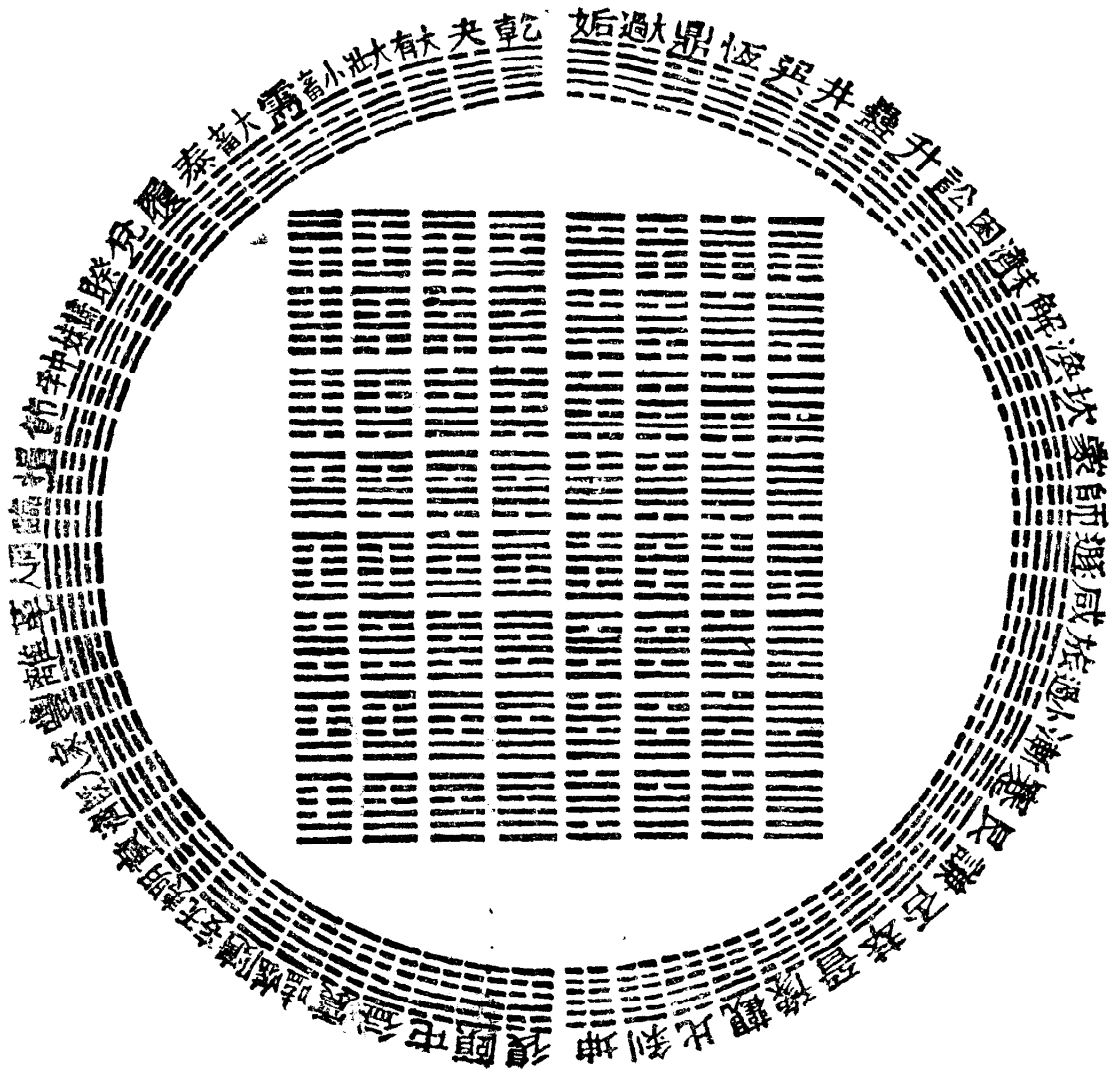
仲氏易曰。夫兩儀四象者。生卦之序。非畫卦之序也。因而重之者。以三重三。非謂二可重一。四可重二。八可重四也。故就其成卦而觀之。則由兩而四。由四而八。由八而至六十四。未爲不可。而就其畫卦而觀之。則不然。夫伏羲但畫八卦耳。何曾畫六十四卦乎。繫辭傳曰。乾坤成列。易立其中。則先畫乾坤。又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則次畫八卦。又曰。因而重之。爻在其中。則於是不再畫也。第因其所畫而複配之。爲六十四卦。而易象終焉。故周禮經卦皆八。揚雄謂宓羲經以八卦。孔安國曰。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皆以畫八卦爲一截。未嘗一及重卦。而重卦之起。舊有歸之神農者。（京房引孔子之言曰。神農重乎八純。謂取伏羲八純卦而重之爲六十四卦。史記亦云。神農始作重卦。）有歸之大禹者。（周禮。三易。一曰連山。卽夏易。謂以重艮爲連山也。晉孫盛曰。夏禹修明連山。以艮之重卦爲夏易首。）雖其說不可深信。然亦以見八卦與六十四卦縱成自伏羲。亦必不連次而加畫之斷可識矣。故先天之圖。其誤有八。一畫繁。自一畫爲陽。二畫爲陰。三一爲乾。三二爲坤。而其畫已畢。未有畫至六十四卦者。今圖取巧便。但以黑爲陰。白爲陽耳。此非羲畫法也。若羲畫原法。則黑皆兩畫。是六十四卦在陽有一百九十二畫。在陰有三百八十四畫。太不憚煩矣。此非自。四象分四畫。爲太陽。少陰。少陽。太陰。今增至十六畫。又增至三十二畫。則可名十六象三十二象乎。抑仍名四象乎。若仍名四象。則八卦然因重之數也。其誤一也。二四五無名。

又生四象矣。其誤二也。三三六無住法。惟只有三畫。並無四畫五畫之加。故三畫而止。便可名之爲八卦。如連翩加畫。則何以三畫有名。四畫五畫祇空畫。更無名也。且何以見畫之當止於三止於六也。其誤三也。四不因。乾坤成列。畫八卦。八卦成列。始作重卦。故曰因而重之。因者。因成列之卦也。若一連畫去。何所因乎。其誤四也。五父子母女並生。乾父坤母。合生六子。今八卦並生。六子先母。女先男。少先長。索再索之叙。俱失盡矣。羲畫次第。必不如是。其誤六也。七卦位不合。說卦卦位。千古不蔑。今以第加之畫而環圖之。乾一右轉。巽五左旋。以乾南坤北離東坎西爲象。此實本魏氏參同契。乾坤運軸。坎離匡廓之圖。而妄名先天。致邵子以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爲證。其誤七也。八卦數杜撰無據。卦原無數。但以大衍之數推之。則乾西北卦。正當地六相成之數。故曰乾六。坤西南卦。正當天九相成之數。故曰坤九。今無故而爲乾一兌二離三震四之數。此何據乎。其誤八也。具此八誤。而以爲伏羲畫卦次第如是。不可通矣。

按仲氏八誤之辯。剖析無遺。總由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元無可考。而任意爲之。所以來後人之彈射也。冠諸經首。不愈彰邵子之過乎。

右論邵子伏羲六十四卦次序

伏羲六十四卦方位



本義圖說曰。右伏羲四圖。其說皆出於邵氏。蓋邵氏得之李之才挺之。挺之得之穆修伯長。伯長得之華山希夷先生陳摶圖南者。所謂先天之學也。此圖圓布者。乾盡午中。坤盡子中。離盡卯中。坎盡酉中。陽生於子中。極於午中。陰生於午中。極於子中。其陽在南。其陰在北。方布者。乾始於西北。坤盡於東南。其陽在北。其陰在南。此二者陰陽對待之數。圓於外者爲陽。方於中者爲陰。圓者動而爲天。方者靜而爲地者也。邵子觀物外篇曰。夫易根於乾坤。而生於姤復。蓋剛交柔而爲復。柔交剛而爲姤。自茲而無窮矣。又曰。復至乾。凡百一十有二陽。姤至坤。凡八十陽。姤至坤。凡百一十有二陰。復至乾。八十陰。

邵氏伯溫曰。先君云。乾坤大父母也。故能生八卦。復姤小父母也。故能生六十四卦。

朱子語類。董銖問。先天圖有自然之象數。伏羲當初亦知其然否。曰。也不見得如何。但橫圖據現在底畫較自然。圓圖便是就這中間拗做兩截。恁地轉來者是奇。恁地轉去底是偶。有些造作。不甚依他元初畫底。

黃氏宗炎曰。圖南本黃冠師。此圖不過仙家養生之所寓。故牽節候以配合。毫無義理。再三傳而堯夫受之。指爲性天窟宅。千古不發之精蘊。盡在此圖。本義崇而奉焉。證是羲皇心傳。置夫大易之首。以言夫數。則不逮京房焦贛之可徵。以言乎理。則遠遜輔嗣。正叔之可據。且曲爲之說曰。此圖失自秦火。流於方外。自相授受。不入人間。夫易爲卜筮之書。不在禁例。宜幷其圖而不禁。豈有止許民間藏卦爻而獨不許藏圖之事。朱元晦與王子合書云。邵氏言伏羲卦位。近於穿鑿附會。且當闕之。乃易學啓蒙。本

義。又如此其敬信。不可解也。

按夫子云。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又云。八卦相盪。八卦相錯。六十四卦。皆三畫八卦之所生也。姤。復。同在六十四卦中。豈能生諸卦乎。康節受學於李挺之。挺之六十四卦相生圖。凡五陰一陽。五陽一陰之卦。皆自姤復而來。凡四陰二陽。四陽二陰之卦。皆自臨遯而來。凡三陰三陽。三陽三陰之卦。皆自泰否而來。此卽姤復小父母之意。蓋推乾坤三索之說。施之於六畫卦。故有是圖。然姤復所生止十卦。而康節舉臨遯泰否之所生悉歸之姤復。則又與挺之異。就今六十四卦觀之。逐爻變遷。義亦可通。伏羲作易之初。實不爾也。其中間拗爲兩截。左陽右陰。則又極其造作。而非法象自然之妙矣。

擊壤集詩曰。耳目聰明男子身。洪鈞賦予不爲貧。須探月窟方知物。未躡天根豈識人。乾遇巽時觀月窟。地逢雷處見天根。天根月窟間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

石澗俞氏曰。月窟在上。天根在下。往來乎月窟天根之間者。心也。何謂三十六宮。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是也。三十六宮都是春。謂和氣周流乎一身也。如此。則三十六宮。不在紙上。而在吾身中矣。

黃氏象數論曰。康節因先天圖而創爲天根月窟。卽參同契乾坤門戶牝牡之論也。故以八卦言者。指坤震二卦之間爲天根。以其爲一陽所生之處也。指乾巽二卦之間爲月窟。以其爲一陰所生之處也。

程前村直方謂天根在卯離兌之中是也月窟在酉坎艮之中是也引爾雅天根氐也長楊賦西壓月窟證之然與乾遇巽地逢雷之義背矣以六十四卦言者朱子曰天根月窟指復姤二卦有以十二辟卦言者十一月爲天根五月爲月窟其三十六宮凡有六說以八卦言者三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次第積數爲三十六乾一對坤八爲九兌二對艮七爲九離三對坎六爲九震四對巽五爲九四九亦三十六乾畫三坤畫六震坎艮畫各五巽離兌畫各四積數亦三十六以六十四卦言者二朱子曰卦之不易者有八乾·坤·坎·離·頤·中孚·大過·小過·反易者二十八合之爲三十六方虛谷回曰復起子左得一百八十日姤起午右得一百八十日一旬爲一宮三百六十日爲三十六宮以十二辟卦言者一鮑魯齋恂曰自復至乾六卦陽爻二十一陰爻十五合之則三十六自姤至坤六卦陰爻二十一陽爻十五合之亦三十六陽爻陰爻總七十二以配合言故云三十六按諸說雖異其以陽生爲天根陰生爲月窟無不同也蓋康節之意所謂天根者性也所謂月窟者命也性命雙修老氏之學也愚謂煉己是修性·進火是修命·其理爲易所無故其數與易無涉也

按天根月窟卽參同納甲之說天陽也月陰也以八卦言之月三日生明於庚納震一陽之氣庚當乾終巽始故曰乾遇巽時觀月窟震一陽始交於甲納乾初九之氣甲當坤終震始故曰地逢雷處見天根也以六十四卦言之純乾遇巽之一陰是爲姤於月爲生魄陽消陰息自此始故謂之月窟卽乾盡午中而陰生之謂也純坤遇震之一陽是謂復於月爲合朔陰消陽息自此始故謂之天根

卽坤盡子中而陽生之謂也。參同契云。晦至朔旦。震來受符。當斯之時。天地嬉其精。日月相擅持。雄陽播元施。雌陰化黃包。混沌相交接。權輿樹根基。邵子所謂地逢雷處見天根者是。三十六宮。朱子之義較長。蓋人身之天根在尾閭。月窟在泥丸。脩鍊之法。夜子以心神注氣海。謂之生藥。子後則自尾閭進以達於泥丸。午中則自泥丸還元以訖於尾閭。從復姤用功。而諸卦皆到。上下往來。終而復始。和氣滿腔。盎然流溢。故曰三十六宮都是春也。邵子雖不事修鍊。而其理固已洞徹丹家祕寶。和盤托出矣。

或問。邵子卽知此理。何不事修鍊。曰。修鍊亦是苦功。頗妨人作樂。邵子襟懷疎放。得蒙莊逍遙之趣。可以養生。可以盡年。無所待於修鍊。故知而不爲。其詩曰。不佞禪伯不訣方士。自是眞實語。非因與二程游而有所揜飾也。

朱子語類。周謨問。先天卦氣相接。皆是左旋。蓋乾接以巽初。姤卦便是一陰生。坤接以震初。復卦便是一陽生。自復卦一陽生。十一月。盡震四離三。一十六卦。然後得臨卦。十二月。又盡兌二。凡八卦。然後得泰卦。正月。又隔四卦得大壯。二月。又隔大有一卦得夬。三月。夬接乾。四月。乾接姤。自姤卦一陰生。五月。盡巽五坎六。一十六卦。然後得遯卦。六月。又盡艮七。凡八卦。然後得否卦。七月。又隔四卦得觀。八月。又隔比一卦得剝。九月。剝接坤。十月。坤接復。周而復始。循環無端。卦氣左旋。而一歲十二月之卦皆得其序。但陰陽初生。各歷十六卦而得一月。又歷八卦。再得一月。至陰陽將極處。只歷四卦。爲一月。又歷一卦。遂一併三卦相接。其初如此之疎。其末如此之密。此陰陽盈縮當然之理歟。然此圖於復卦之下。書曰冬

至子中。於姤卦之下。書曰夏至午中。此固無可疑者。獨於臨卦之下。書曰春分卯中。則臨卦本爲十二月之卦。而春分合在泰卦之下。於遯卦之下。書曰秋分酉中。則遯卦本爲六月之卦。而秋分合在否卦之下。是固不可曉者。答曰。伏羲易自是伏羲說話。文王易自是文王說話。固不可交互求合。所看先天卦氣盈縮子細。某亦嘗如此理會來。而未得其說。

黃氏象數論曰。易緯有卦氣之法。京房精於其學。以坎震離兌主二十四氣。其餘六十卦。起自中孚。卦有六爻。爻主一日。凡主三百六十日。餘五日四分日之一。每日分爲八十分。五日得四百分。四分日之一得二十分。積四百二十分。均於六十卦。六七四十二。每卦得六日七分。又於六十卦之中。別置復、臨、泰、大壯、夬、乾、姤、遯、否、觀、剝、坤、十二以爲辟卦。每爻各主一候。自復至乾爲息卦。曰太陽。自姤至坤爲消卦。曰太陰。息卦所屬者。曰少陽。消卦所屬者。曰少陰。故孔穎達復豕反復其道。七日來復之疏。謂剝卦陽氣之盡。在於九月之末。十月純坤用事。坤卦之盡。則復卦陽來。坤卦有六日七分。舉成數。故言七日。王昭素駁之曰。坤卦之盡。復卦陽來。則十月之節終。一陽便來。不得到冬至之日矣。據其節終尙去冬至十五日。則卦七日之義。難用易緯之數。某以爲昭素駁之是矣。然昭素未悉卦氣之法。不能鋸其錮疾也。以十二辟卦言之。剝之至復。所隔唯坤六爻。其一爻當一候。一候得五日五十六分分之五。六爻得三十日三十五分。非七日也。以六十卦言之。一卦六日七分。剝之至復。中隔艮、既濟、噬嗑、大過、坤、未濟、蹇、頤、中孚、九卦。計五十四日六十三分。非一卦也。孔氏牽合兩者。故其說不能合。易之七日來復。取

卦之反易爲義。反剝爲復。所歷七爻。以一日爲一爻。故曰反復其道。反復。卽反覆也。與卦氣何與。卽使孔氏之疏能合卦氣。則易之辭無乃爲卦氣圖說乎。爲卦氣之法者。宓羲耶。文王耶。先儒之議卦氣者。謂卦氣不起於中孚。而起於復。中孚爲大雪之終。氣至冬至而始盡。故繫於冬至之下。中孚之於冬至。於象於名。兩無當也。然觀太元之辭曰。陽氣藏於黃宮。信無不在其中。則中孚之直冬至者。顧以其名耳。太元之釋卦序。自辟卦之外。無不以其名爲義也。又何獨疑於中孚乎。所謂六日七分者。六日既盡。七分便爲來日之始。非必取足八十分而自爲一日也。趙汝楳乃以餘算歸之一卦。於是有一卦直七日者。失其意矣。葉氏則以七分爲之氣盈。六十卦餘五日二十分。若積餘以置閏者。是一卦直六日。且幷京焦之學失其傳也。

六日七分之說。相傳最久。其餘卦氣。皆自後起。有自乾至未濟。並依易書本序。以一卦直一日。乾直甲子。坤直乙丑。至未濟直癸亥。乃盡六十日。六周而三百六十日。四正卦則直二分二至。坎冬至。離夏至。震春分。兌秋分。不在六十卦輪直之列者。焦氏之法也。有以乾坤坎離四卦爲橐籥。餘六十卦。依序卦。一爻直一時。一月有三百六十時。足其數者。又以十二辟卦。每卦管領一時。魏伯陽之法也。至宋而後。有所謂先天圖者。於是邵子以六日七分之法施於其圖。黜卦起中孚之說。以復起冬至。姤起夏至。其以坎離震兌四正卦主二十四氣者。改爲乾坤坎離。此圓圖之卦氣也。張理以方圓覆背置之。泰處於東北。乾處於東南。否處於西南。坤處於西北。亦以冬至起復。至泰而正月。至乾而四月。夏至起姤。至否

而七月至坤而十月。此方圖之卦氣也。張氏又以一陰一陽至六陰六陽。類而並列。六陽處南。六陰處北。陽自下而升。陰自上而降。廣辟卦之法也。邵子又以方圖乾兌離震各重之爲六十四卦。共二百五十六卦。以之算大運。亦以算小運。二十四氣。每氣六十四爻。積一千五百六十二爻。合乾兌離震掛一之數。謂之掛一圖。所謂皇極之學也。諸家之不同如此。蓋初無一定之理。各以意之所見爲之。是故六日七分之外。有一卦直一日者。兩卦直一日者。有一爻直一日者。四爻三分強直一日者。總卦與日之大數。而後分配其小數。或多或少。不顧其果否如是也。其卦之排比。惟序卦可據。序卦之義。於時日不可強通。故漢儒別求其義。於卦名而有中孚之起。然揚雄氏所傳之卦義。未免穿鑿附會。未嘗爲易之篤論也。宋儒始一變其說。以奇偶之升降消長爲言。而於經文可據之方位。一切反之。然則宋儒之畫。漢儒之義。猶二五之爲十也。孰分其優劣哉。

按說卦傳有經卦之方位。而無別卦之方位。蓋文王所演六十四卦。其八卦之貞。錯綜而敍。不以其卦爲類。故無方位之可言。京房六日七分法。卦氣起於中孚。亦不過取卦名之義。以爲當直冬至。非謂中孚方位在子之半也。自魏伯陽以乾坤坎離牝牡震艮巽兌。先天八卦之方位。端倪始見。而邵子演之曰。乾坤定上下之位。離坎列左右之門。天地之所闔闢。日月之所出入。於是有乾南坤北離東坎西之圖。又推之於六十四卦。爲大橫圖。以定其次序。又規夫橫圖而圓之。以爲六十四卦之方位。更有方圖居其中。於是經卦既非乾坤三索之序。別卦又失文王所演之舊。雖用京焦分卦直日

之遺法。而次序方位。參錯不齊。其卦氣所自起。不得不黜中孚而用復姤。坎離震兌四正卦之主二十四氣者。亦改爲乾坤坎離。固其所矣。然京房分卦直日。以候災異。實有其用。而邵子大圓圖。則但如參同契。以六十卦象一月升降往來之氣。非眞有分卦直日之事也。故辟卦相去之疎密。前後不同。而二分卯酉之中。乃繫之臨遯。蓋此圖惟明丹道。不主占候。固不必一一求合於卦氣也。其極數知來之學。全在加一倍法。與此圖無涉。至於方圖。則內外疊作四層。意在明十六卦兩隅尖射之巧妙。難用分卦直日法。而張仲純亦倣圓圖之例。起復姤。終乾坤。以定十二辟之卦氣。其舛謬不更甚乎。

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元酒味方淡。太音聲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庖羲。

又曰。何者謂之機。天根理極微。今年初盡處。明日起頭時。此際易得意。其間難下辭。人能知此義。何事不能知。

石澗俞氏曰。朱子陽云子之半。是未成子方離於亥之時。又云一陽初動處。在貞元之間。愚謂此處正是造化之眞機。程伊川云。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長生。至哉言乎。

大易吟曰。天地定位。交泰反類。山澤通氣。損咸見義。風雷相薄。恆益起意。水火相射。既濟未濟。四象相交。成十六事。八卦相盪。爲六十四。

朱子語類曰。此是說方圖中兩交股底。且如西北角乾。東南角坤。是天地定位。便對東北角泰。西南角

否次乾是兌。次坤是艮。便對次否之咸。次泰之損。後四卦亦如是。其十六卦。又曰。方圖自西北之東南。便是自乾以之坤。自東北之西南。便是由泰以之否。其間有咸恆損益既濟未濟。所以又於此八卦見義。蓋爲是自兩角尖射上。與乾坤相對。不知怎生恁地巧。

天台董氏楷曰。愚因邵子大易吟。欲以方圖分作四層看。其第一層。四隅乾坤否泰四卦。所謂天地定位。否泰反類也。然以周圍二十八卦橫直觀之。皆乾一坤八之卦。此見天地定位之不可易也。其第二層。四隅兌艮咸損四卦。所謂山澤通氣。損咸見義也。然以周圍二十卦橫直觀之。亦皆兌二艮七之卦。此見山澤通氣之象也。其第三層。四隅爲坎離既濟未濟四卦。所謂水火相射。既濟未濟。是也。然以周圍十二卦橫直觀之。亦皆離三坎六之卦。此足以見水火不相射之象也。其最裏一層。爲震巽恆益四卦。所謂雷風相薄。恆益起意。其象亦可見矣。以此言之。邵子之詩。曉然足以見先天法象自然之妙。

按方圖自西北至東南兩隅尖射爲八純。自西南至東北兩隅尖射爲否泰等卦。是謂十六事。然後於四正各布十二卦。共四十八。合前十六。爲六十四。而八卦相錯徧焉。此亦邵子之巧推排。易無此卦位也。

觀物外篇曰。先天學心法也。故圖皆從中起。萬化萬事生於心也。（胡玉齋云。此明圖之所謂太極。）又曰。圖雖無文。吾終日言而未嘗離乎是。蓋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矣。

前村程氏直方曰。邵子云。先天圖心法也。圖皆從中起。曰皆者。其故何也。兼方圓圖而言也。天地定位。

圓圖之從中起也。雷以動之。風以散之。方圖之從中起也。皆五與十所寄之位也。故圓圖左旋起於六十四之坤。右轉起於一之乾。是中起於天地之定位也。方圖西北與東南之交也。起於震巽。東北與西南之交也。起於恆益。南北相直也。則起於恆震巽益。東西相直也。則起於震益恆巽。是中起於雷風之動散也。由此而論。圓者動。以定位爲本。方者靜。以動散爲用。故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固先天之心法歟。是不可不皆求之圖也。

雙湖胡氏一桂曰。案程氏此論甚的。愚因推之。天地定位。起南北子午之中。山澤通氣。次西北東南之卦。雷風相薄。次東北西南之卦。水火不相射。又次東西之卦。圓圖自南北之中起也。雷以動之。風以散之。正居方圖中心。雨以潤之。目以晅之。則坎次巽。離次震。艮以止之。兌以說之。則艮次坎。兌次離。乾以君之。坤以藏之。則乾次兌。坤次艮。實由中而達乎西北東南。方圖亦自中起也。

鄱陽董氏眞卿曰。愚案畫卦之始。不過太極生兩儀。每一生二。以至於六十四卦。此說固不待贅矣。若夫邵子方圓圖。則又不過以六畫大橫圖中。分移右邊陽儀。上生三十二卦。自上而下。居左。左邊陰儀。上生三十二卦。自上而下。居右。規而圓之以象天。而周其外。則自然有節氣之流行。而乾坤陰陽之極。與復姤陰陽之始。適居上下之中。而有以合乎天地定位之章。又以六畫大橫圖。從三畫乾至坤。各上生八卦者。自右而左。分割作八段。自下重起。矩而方之以象地。而居圓圖之內。以取地囿天中之象。而由中及外。自然有雷風雨日山澤天地對待之象。且縱橫斜正。以三畫六畫卦數之。莫不有以合乎雷

動風散之章。而十二辟卦。皆左旋於圓圖之間。右轉於方圖之外。雖疎密之不均。莫不有自然之妙焉。以此觀之。邵子皆從中起之說。蓋指圓圖方圖而言。新安程氏。最爲得之。邵子只據已成之橫圖。或規而圓。或矩而方。以見卦畫之用耳。又何論乎卦畫之所由生哉。固不以橫圖畫卦之始例論也。

觀物外篇曰。圓數有一。一爲心。方數有二。或以一爲心。或以四爲心。奇耦之義也。六卽一也。十二卽二也。兩其六爲十二。以六視十二。猶之乎一與二也。天圓而地方。圓之數起一而積六。衆圓簇聚。一外得六。方之數起一而積八。衆方簇聚。一外得八。變之則起四而積十二也。以四爲心。四外得十二。六者常以六變。八者常以八變。十二者亦以八變。自然之道也。八者天地之體也。六者天之用。十二者地之用也。天變方爲圓。而常存其一。地分一爲四。而常執其方。天變其體。而不變其用也。地變其用。而不變其體也。六者幷其一。而爲七。十二者幷其四。而爲十六也。又曰。五十者。蓍之數也。六十者。卦數也。五者。蓍之小衍也。故五十爲大衍也。八者。卦之小成。則六十四爲大成也。蓍德圓以況天之數。故七七四十九也。五十者。存一而言之也。卦德方。以況地之數。故八八六十四也。六十者。去四而言之也。蓍者。用數也。卦者。體數也。用以體爲基。故存一也。體以用爲本。故去四也。圓者本一。方者本四。故蓍存一而卦去四也。

按書洪範五皇極傳云。極中也。漢律歷志太極元氣。函三爲一。極中也。極皆訓中。不從此訓。自朱子始。邵子曰。先天學心法也。故圖皆從中起。又曰。心爲太極。可見極卽中。中卽心。從中起。謂從太極起也。觀物詩云。天向一中分造化。人於心上起經綸。亦卽此意。天地萬物之理。有一不本於太極者乎。有一不具於人心者乎。故曰。吾終日言而

未嘗離乎是。先儒以圖皆從中起。兼方圓圖言之。當矣。然其義猶有所未盡也。蓋先天方圓之圖。皆由一四之積數來也。天圓而地方。其在易。則圓主蓍。方主卦。圓之數起一而積六。一在中。六在外也。蓍德圓。象之。六幷一爲七。六者常以六變。六七四十二。幷初七爲四十九。大衍之數五十。而其一爲太極。不用。故曰五十者。存一而言之。此蓍策也。與卦圖無涉。方之數起一而積八。一在中。八在外也。卦德方。象之。小圓圖是也。八幷一爲九。中爲太極。故一不用也。八者常以八變。積爲八八六十四。太圓圖是也。乾坤坎離四正卦不用。故曰六十者。去四而言之也。乾坤當南北之中。坎離當東西之中。圖從中起。中爲太極。故不用。而止於六十。猶小圓圖之虛其一也。方之數變之。則起四而積十二。四在中。十二在外也。十二者亦以八變。故四之外累加之。第一圍必十二。第二圍必二十。第三圍必二十八。幷爲六十四。方圖是也。圖從中起。中爲太極。故震巽恆益四卦亦不用。而止於六十。猶大圓圖之去其四也。卦德本方。象地之體。而其中又有方圓之別。天變方爲圓。而常存其一者。謂大小圓圖也。地中之天。方中之圓也。地分一爲四。而常執其方者。謂方圖也。地中之地。方中之方也。（邵子取渾天之象。天周地外。地在天中。故作方圓合一之圖。朱子謂圓圖中間虛者。便是太極。不合方圖在中間塞。却待挑出放外。加此。恐失作者之意。）推之於大小橫圖。兩儀四象八卦。皆由太極而生。亦所謂從中起也。此邵子之數學。卽邵子之心法。終日言而不離乎是。故托易以著爲圖。不必與聖人之易盡同也。（楊子太元。其圖亦由中而起。中爲一元。自一元衍而爲三方。自三方衍而爲九州。自九州衍而爲二十七部。自二十七部衍而爲八十一家。故知先天與太元均爲老氏之學也。）邵子之心。與太極爲體。嘗作無名公傳以自寓。無名者。太極之謂也。贊曰。借爾面貌。假爾形骸。弃九餘

暇。丸・謂太極・閒往閒來。則其所謂心法者可知矣。彼以圓圖爲合乎天地定位之象。方圖爲合乎雷動風散之次者。皆知其一而不知其他。得其皮毛而不得其骨髓者也。

俞氏易外別傳序曰。易外別傳者。先天圖環中之祕。漢儒魏伯陽參同契之學也。人生天地間。首乾腹坤。呼日吸月。與天地同一陰陽。易以道陰陽。故伯陽借易以明其說。大要不出先天一圖。是雖易道之緒餘。然亦君子養生之切務。蓋不可不知也。圖之妙在乎終坤始復。循環無窮。其至妙則又在乎坤復之交。一動一靜之間。愚嘗學此矣。徧閱雲笈。略曉其一二。忽遇隱者。授以讀易之法。乃盡得環中之祕。反而求之吾身。則康節邵子所謂太極。所謂天根月窟。所謂三十六宮。靡不備焉。是謂身中之易。又書其後曰。先天圖環中之極元。愚雖弗暇專志從事於斯。而丹之妙用。非苟知之。蓋嘗試之者也。故敢直指方士之所靳。以破學者之惑。嘗慨夫世所傳丹家之書。度辭隱語。使覽者無罅縫可入。往往目眩心碎。而掩卷長歎。如蔡季通。袁機仲。嘗與朱子共訂正參同契矣。雖能考其字義。然不得其的傳。未免臆度而已。愚今既得所傳。又何忍緘默以自私。乃述是書。附於周易集說之後。而名之曰易外別傳。蓋謂丹家之說。雖出於易。不過依倣而託之者。初非易之本義也。

易外別傳曰。參同契云。終坤始復。如循連環。皇極經世書云。先天圖者。環中也。愚謂人之一身。卽先天圖。心居人身之中。猶太極在先天圖之中。朱紫陽謂中間空虛是也。圖自復而始。至坤而終。終始相連如環。故謂之環。環中者。六十四卦環於其外。卽太極居其中也。在易爲太極。在人爲心。人知心爲太極。

則可以語道矣。

又云。冬至之後爲呼。夏至之後爲吸。此天地一歲之呼吸也。愚謂冬至後自復而乾。屬陽。故以爲呼。夏至後自姤而坤。屬陰。故以爲吸。呼乃氣之出。故屬冬至之後。吸乃氣之入。故屬夏至之後。大則爲天地一歲之呼吸。小則爲人身一息之呼吸。參同契曰。龍呼於虎。虎吸龍精。又曰。呼吸相含育。佇息爲夫婦。蓋以呼吸爲龍虎。爲夫婦。千經萬論。譬諭紛紛。不過呼吸兩字而已矣。

又云。一動一靜。天地之至妙者與。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與。愚謂圖左自復至乾。陽之動也。圖右自姤至坤。陰之靜也。一動一靜之間。乃坤末復初。陰陽之交。在一歲爲冬至。在一月爲晦朔之間。在一日。則亥末子初是也。吾身之乾坤內交。靜極機發。而與天地之機相應。是誠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也。

又云。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朱紫陽曰。邵子就圖上說循環之意。自姤至坤是陰含陽。自復至乾是陽分陰。坤復之間是無極。袁機仲曰。朱子謂坤復之間乃無極。其論察矣。又詩云。忽然夜半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若識無中含有象。許君親見伏羲來。無中含有象。卽是坤復之間。無極而太極也。邵子之學。非朱子孰能明之。

內煉之道。至簡至易。唯欲降心火入於丹田耳。丹田在臍之後。腎之前。正居腹中。丹家諱言心腎。謂心腎非坎離。蓋指呼吸爲坎離。殊不思呼吸乃坎離之用。心腎乃坎離之體。人之一身。心爲之主。故獨居

中。腎爲之基。故獨居下。丹家不言心腎。而言身心。身卽腹也。腎在其中矣。豈可捨腎哉。腎屬水。心屬火。火入水中。則水火交媾。如晦朔之間。日月之合璧。

易曰。山澤通氣。又曰。二氣感應以相與。愚按參同契云。自然之所爲兮。非有邪僞。道若山澤。氣相烝兮。興雲而爲雨。蓋人身之陰陽絪縕。交結於丹田。則升於泥丸。溶然如雲。化爲甘澤。陳希夷詩云。倏爾火輪煎地脈。愕然神瀼湧山椒。與此同旨。神瀼出列子。嘗謂山澤之氣相通。由其虛也。唯虛也。故二氣感應以相與。不虛則窒而不通。安能相與。內煉之道。貴乎心虛。心虛則神凝。神凝則氣聚。氣聚則興雲爲雨。與山澤相似。離騷遠遊篇云。道可受兮。而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毋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朱紫陽注云。蓋廣成子之告黃帝不過如此。實神仙之要訣也。

醫書云。人身有任督二脈。任脈者。起於中極之下。以上毛際。循腹裏。上關元。至咽喉。屬陰脈之海。督脈者。起於下極之腧。並於脊裏。上至風府。入腦。上顚。循額。至鼻柱。屬陽脈之海。所以爲任脈者。女子得之以姙養也。謂之督脈者。以其督領經脈之海也。鹿運尾閭。蓋能通其督脈者也。龜納鼻息。蓋能通其任脈者也。人能通此二脈。則百脈皆通。黃庭經云。皆在心內運天經。晝夜存之自長生。天經乃吾身之黃道。呼吸往來於此。卽任督二脈是也。

按。石澗精於參同契者也。不徒心解之。且身試之。故知先天圖爲老氏之易。而非聖人之易。著書以

闡其幽。名之曰易外別傳。以爲丹家所依託。非易之本義。自有先天圖以來。知其妙而不使之混於易中者。唯石澗一人。（明萬歷中。有莆田林兆恩者。號三教先生。其徒述其說以成書。亦名易外別傳。而其指大異。石澗却道家於易外。三教混釋老於易中。邪正相去懸絕。）邵子大小橫圖。皆數學也。知來之神寓焉。大小圓圖。皆丹道也。養生之法備焉。其說自成一家言。於聖人之易無涉也。

右論邵子伏羲六十四卦方位

易圖明辨卷第八

後天之學

繫辭傳曰。乾坤其易之縕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南軒張氏曰。乾坤其易之門。言易出入於乾坤也。乾坤其易之縕。言易含蓄於乾坤也。

本義曰。縕。所包蓄者。猶衣之著音灼也。易之所有。陰陽而已。凡陽皆乾。凡陰皆坤。畫卦定位。則二者成列。而易之體立矣。乾坤毀。謂卦畫不定。乾坤息。謂變化不行。

語類曰。乾坤只是說二卦。此易只是說易之書。與天地定位。易行乎其中之易不同。行乎其中者。卻是說易之道理。又曰。大抵易之言乾坤者。多以卦言。易立乎其中。只是乾坤之卦既成而易立矣。又曰。乾坤只言卦。易只是陰陽卦畫。

按。陰陽一畫。但可謂之剛柔。不可謂之乾坤。凡言乾坤者。皆純陽純陰之卦。非三畫則六畫。此經主三畫而言。（雜卦。乾剛坤柔。主六畫。）本義云。凡陽皆乾。凡陰皆坤。則似一畫亦可謂之乾坤。非經意也。易謂卦畫之交易而成變化者。乾坤成列。則六子及重卦皆在其中。故曰易之縕。乾坤毀無以見易。謂無乾坤二卦。則六十四卦無由而出。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謂無易書。則天地變化之道不著。殆與滅息

相似。此乾坤字義與上不同。

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南軒張氏曰。以卦言之。乾之三奇。乃陽物也。坤之三耦。乃陰物也。三奇三耦。索而爲六子。互體卦變。積而爲六十四。此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也。

本義曰。諸卦剛柔之體。皆以乾坤合德而成。故曰乾坤易之門。撰。猶事也。

按。陰陽合德。謂一再三索。剛柔有體。謂六子成列也。因而重之爲六十四。變化無窮。皆出於乾坤二卦。故曰易之門。自康節有伏羲先畫一奇一耦之說。世皆指乾坤爲一畫。經旨鬱而不宣。茲特爲正之。

說卦傳曰。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南軒張氏栻曰。老陽爲父。老陰爲母。老陽能變。故自下而索。震爲長男。自中而索。坎爲中男。自上而索。艮爲少男。老陰能變。故自下而索。巽爲長女。自中而索。離爲中女。自上而索。兌爲少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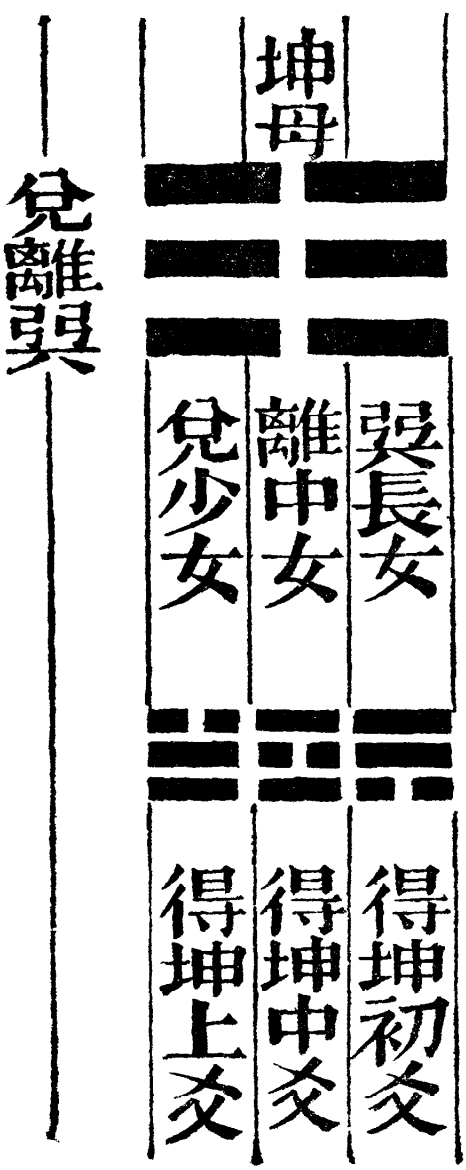
本義曰。索。求也。謂揲蓍以求爻也。男女。指卦中一陰一陽之爻而言。

語類曰。震一索而得男一段。看來不當專作揲蓍看。揲蓍有不依這序時。便說不通。大槩只是乾求於

坤而得震坎艮。坤求於乾。而得巽離兌。一二三者。以其畫之次序言也。

按。揲蓍之說。本諸漢上。甚無理。故語錄不從。而本義乃未及改正。李秀巖謂本義在前。語錄在後。其間有十數條意義尤密者。此蓋其一也。

文王八卦次序


乾父
坤母
艮坎震
兌離巽
震長男
坎中男
艮少男
巽長女
離中女
兌少女
得乾初爻
得乾中爻
得乾上爻
得坤初爻
得坤中爻
得坤上爻

朱子答袁機仲書曰。自初未有畫時。說到六畫滿處者。邵子所謂先天之學也。卦成之後。各因一義推說。邵子所謂後天之學也。今來諭所引繫辭說卦三才六位之說。卽所謂後天者也。先天後天。旣各自爲一義。而後天說中。取義又多不同。彼此自不相妨。不可執一而廢百也。若執此說。必謂聖人初畫卦時。只見一箇三才。便更不問事由。一連便埽出三畫。以擬其象。畫成之後。子細看來。見使不得。又旋劃壁添出後一半截。此則全是私意杜撰補接。豈復更有易邪。又曰。據邵氏說。先天者。伏羲所畫之易也。後天者。文王所演之易也。伏羲之易。初無文字。只有一圖。以寓其象數。而天地萬物之理。陰陽始終之變。具焉。文王之易。卽今之周易。而孔子所爲作傳者是也。孔子旣因文王之易以作傳。則其所論。固當專以文王之易爲主。然不推本伏羲作易畫卦之所由。則學者必將誤認文王所演之易便爲伏羲始畫之易。只從中半說起。不識向上根原矣。故十翼之中。如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與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類。皆本伏羲畫卦之意。而今新書原卦畫一篇。亦分兩儀。伏羲在前。文王在後。必欲知聖人作易之本。則當考伏羲之畫。若只欲知今易書文義。則但求之文王之經。孔子之傳。足矣。兩者初不相妨。而亦不可以相雜。來教乃謂專爲邵氏解釋。而於易經無所折衷。則恐考之有未詳也。

按。伏羲胷羅造化。全體太極。仰觀俯察。近取遠取。三才之道。了了於心目之間。便一連埽出三畫。有何不可。而必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作巧推排計邪。一連埽出者。爲私意杜撰補接。然則逐爻生出者。豈反非杜撰補接邪。孔子之傳。無一語推本伏羲者。則已。旣有推本伏羲者。則何以知兩儀四象

爲伏羲之所畫。而乾坤三索爲文王之所演邪。先天後天。強生分別。前第六卷中辨之已詳。知彼逐爻生出之爲謬。則知一連埽出三畫而交易以成六子者。眞伏羲之易。而非文王之易矣。曉人自解。無庸辭費也。

右論邵子文王八卦次序

說卦傳曰。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白雲郭氏曰。自天地定位之後。皆論八卦。此章獨異。復有重釋之辭。蓋上論八卦之位。未明言其所。故下復明言之。曰震東方也。震東南也。如是。則无嫌於重釋之也。

石門梁氏曰。自東南至西。皆母與三女之位。自西北至東。皆父與三男之位。

文王八卦方位

本義圖說。右見說卦。邵子曰。此文王八卦。乃人用之位。後天之學也。

按。以上二圖。非古所傳。亦邵子作也。乾坤三索之次序。出震齊巽之方位。伏羲之易。本是如此。而邵子獨以爲文王之易。名之曰後天。以竝先天之學。序位皆是。而其名則非。九圖之中。無一可存者也。

觀物外篇曰。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故乾坤交而爲泰。坎離交而爲既濟也。乾生於子。坤生於午。坎終於寅。離終於申。以應天之時也。置乾於西北。退坤於西南。長子用事。而長女代母。坎離得位。兌震爲偶。應地之方。王者之法。其盡於是矣。

朱子答王伯豐書曰。說卦。天地定位。至坤以藏之。以前伏羲所畫八卦之位也。帝出乎震以下。文王卽伏羲已成之卦。而推其義類之辭也。如卦變圖。剛來柔進之類。亦是就卦已成後。用意推說。以此爲自彼卦而來耳。非眞先有彼卦而後方有此卦也。

林氏易裨傳法象篇曰。以造化之序論之。先天所以立體也。後天所以致用也。先天乾坤定上下之位。而天尊地卑之體立矣。坎離居左右之門。而日生乎東。月生乎西之象著矣。震巽對峙。而雷始於東北。風起於西南矣。兌艮角立西北多山。東南多水之所鍾矣。後天震居東方。萬物出生之地。巽居東南。萬物潔齊之地。坤西南。萬物致養之地。兌正西。物之所說。乾西北。陰陽之相薄。坎正北。物之所歸。艮東北。所以成終成始者也。以陰陽之體論之。巽離兌、本陽體也。而陰來交之。震坎艮、本陰體也。而陽來交之。伏羲之卦。得陽多者屬乎陽。得陰多者屬乎陰。後天之卦。得一陰者爲三女。得一陽者爲三男。先天之

位。三女附乎乾。三男附乎坤。陰附陽。陽附陰也。後天之位。三男附乎乾。三女附乎坤者。陰附陰。陽附陽也。

黃氏象數論曰。離南坎北之位。見於經文。而卦爻所指之方。亦與之相合。是亦可以無疑矣。蓋畫卦之時。卽有此方位。易不始於文王。則方位亦不始於文王。故不當云文王八卦方位也。乃康節必欲言文王因先天乾南坤北之位。改而爲此。朱子則主張康節之說過當。反致疑於經文。曰。曷言齊乎巽。不可曉。曰。坤在西南。不成東北方無地。曰。乾西北亦不可曉。如何陰陽來此相薄。曰。西方肅殺之氣。如何言萬物之所說。凡此數說。有何不可曉。巽當春夏之交。萬物畢出。故謂之齊。觀北地少雨。得風則生氣郁然。可驗也。夏秋之交。土之所位。故坤位之。非言地也。若如此致難。則先天方位。巽在西南。何不疑東北無風邪。其餘七卦。莫不皆然。乾主立冬以後。冬至以前。故陰陽相薄。觀說卦乾之爲寒爲冰。非西北何以置之。萬物告成於秋。如何不說。朱子注元享利貞之利曰。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於時爲秋。於人爲義。而得其分之和。非說乎。顧未嘗以肅殺爲嫌也。然則朱子所以致疑者。由先天之說先入於中。故曰主張太過也。康節曰。乾坤交而爲泰。（言文王改先天圖之意。先天乾南坤北。交而爲泰。故乾北坤南。）坎離交而爲既濟。（先天離東坎西。交而爲既濟。故離南坎北。）乾生於子。（先天乾居午。而其生在子。故下而至北。）坤生於午。（坤居子。而其生在午。故上而至南。）坎終於寅。（坎當申。交於寅。交於坎。終於申。）離終於申。（離當寅。終於申。）所謂交者。不取對待言之也。卽以對待而論。則乾南坤北者。亦必乾北坤南而後泰之形可成也。今坤在西南。乾在西北。離東坎西者。亦必離西坎東而後既濟之形可成也。今離在上。坎在下。於

義何居。藉曰再變而後爲今位。是乾南坤北之後。離南坎北之前。中間又有一方位矣。乾位戌。坤位未。坎位子。離位午。於子午寅申皆無當也。康節又曰。震兌始交者也。（陽本在上。陰本在下。陽下而交於陰。陰上而交於陽。震一陽在下。兌一陰在上。故爲始交。）故當朝夕之位。坎離交之極者也。（坎陽在中。離陰在中。故爲交之極。）故當子午之位。（四正皆爲用位。）巽艮不交。而陰陽猶雜也。（巽一陰在下。艮一陽在上。適得上下本然。故爲不交。）故當用中之偏。乾坤純陽純陰。故當不用之位。（東方陽。主用。西方陰。爲不用。）夫氣化周流不息。無時不用。若以時過爲不用。則春秋不用者子午。冬夏不用者卯酉。安在四正之皆爲用位也。必以西南西北爲不用之位。則夏秋之交。秋冬之交。氣化豈其或息乎。康節又曰。乾坤縱而六子橫。逆之本也。（先天之位。）震兌橫而六卦縱。易之用也。由前之說。則後自坎離以外皆橫也。由後之說。則前自坎離以外皆縱也。圖同而說異。不自知其遷就與。是故離南坎北之位。本無可疑。自康節以爲從先天改出。牽前曳後。始不勝其支離。朱子求其所以改之之故而不可得。遂至不信經文。吁。可怪也。

魏志管輅傳。注引輅別傳。謂劉邠曰。輅不解古之聖人。何以處乾位於西北。坤位於西南。夫乾坤者。天地之象。然天地至大。爲神明君父。覆載萬物。生長撫育。何以安處二位。與六卦同列。今按說卦之方位。秦漢諸儒未有疑之者。疑之自管輅始。蓋其時魏伯陽之學已行。乾南坤北之位。略有端倪。輅心善之。因發難以導邠。而邠不能問。故未竟其說也。朱子酷愛參同契八卦之方位。斷後先天。遂覺出震齊巽等無一不可疑。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勢所必至也。至謂此章與卦變俱是成卦後用意推說。則又僭非其倫矣。林德久深斥劉牧之鉤隱。可謂卓識。而獨於先天方位。則附會其意而爲之辭。

亦以康節非牧流輩耳。然二人品格雖相去懸絕。而圖學之無當於經則一也。德久豈未之思乎。

右論邵子文王八卦方位

易圖明辨卷第九

卦變

繫辭傳曰。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

白雲郭氏曰。易之爲道數遷而變動未嘗止。周流六爻。或以下而升上。或由上而降下。以剛易柔。以柔易剛。不可以常道拘也。唯變所適而已。此之謂易之道也。

漢上朱氏曰。訟彖曰。剛來而得中。隨彖曰。剛來而下柔。蠱彖曰。剛上而柔下。噬嗑彖曰。剛柔分動而明。賁彖曰。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下柔。无妄彖曰。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大畜彖曰。剛上而尚賢。咸彖曰。柔上而剛下。損彖曰。損上益下。又曰。損剛益柔。益彖曰。損上益下。又曰。自上下下。渙彖曰。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節彖曰。剛柔分而剛得中。剛者。陽爻也。柔者。陰爻也。剛柔之爻。或謂之來。或謂之分。或謂之上下。所謂唯變所適也。此虞氏、蔡景君、伏曼容、蜀才、李之才、所謂自某卦來之說也。

東坡蘇氏曰。凡易之所謂剛柔者。皆本諸乾坤也。乾施一陽於坤。以化其一陰。而生三子。皆一陽而二陰。凡三子之卦。有言剛來者。明此本坤也。而乾來化之。坤施一陰於乾。以化其一陽。而生三女。皆一陰而二陽。凡三女之卦。有言柔來者。明此本乾也。而坤來化之。

東谷鄭氏汝諧曰。易始於畫。畫始於乾坤。自乾坤而爲八卦。乾坤之變極矣。自八卦而爲六十四。八卦之變極矣。八卦皆乾坤所生。六十四卦皆八卦所生。此作易之本旨也。傳易者懼其說之簡易而無以自託於艱深之地。於是有互體卦變之說。又云。乾坤大父母也。復姤小父母也。夫父母一也。安得大小之別。

按參同契云。乾坤者。易之門戶。衆卦之父母。是衆卦皆生於乾坤也。李邵爲先天之學。而其卦圖乃以復、姤臨、遯泰、否壯、觀皆爲生卦之母。則是顯背伯陽矣。希夷之傳。豈若是乎。既失參同之旨。又非彖傳之意。東谷譏之。有以也。

彖傳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黃氏象數論曰。卦變之說。由泰否二卦。小往大來。大往小來而見之。而夫子彖傳所以發明卦義者。於是爲多。固易中一大節目也。上經三十六卦。反對之爲十二卦。下經三十四卦。反對之爲十六卦。乾、坤、頤、大過、坎、離、中孚、小過、不可反對。則反其奇偶以相配。卦之體兩相反爻。亦隨卦而變。顧有於此則吉。於彼則凶。於此則當位。於彼則不當位。從反對中明此往來倚伏之理。所謂兩端之執也。行有无妄之守。反有天衢之用。時有豐亨之遇。反有羈旅之悲。非以此卦生彼卦也。又非以此爻換彼爻也。

按易有聖人之道四。變居一焉。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變者。易中之大義也。觀孔子之言曰。上下无常。剛柔相易。內陽而外陰。內柔而外剛。則凡彖傳之剛柔往來。上下內外。皆主卦變而言。可知矣。然諸儒槩以一爻言之。故唯三陰三陽之卦可通。而二陰二陽之卦則不可通。无妄剛自外來。升柔以時升之類。是也。唯以反對言之。則无不可通。蓋卦可以該爻。而爻不可以該卦。卦變則爻隨而動矣。坤索乾。得震坎艮。以一剛爲主。乾索坤。得巽離兌。以一柔爲主。彖傳所稱剛柔。或指卦。或指爻。隨文立義可也。大抵三陰三陽泰否以卦言。餘皆以爻言。二陰二陽則必以卦言。然其所主者。陽卦之一剛。陰卦之一柔耳。

右論古卦變

虞仲翔卦變圖

一陰一陽之卦各六。皆自復姤而變。

䷗復　䷆師初之二。　䷎謙初之三。　䷏豫初之四。　䷇比初之五。

䷫姤　䷌同人初之二。　䷍履初之三。　䷤小畜初之四。　䷪大有初之五。

䷖剝初之上・

二陰二陽之卦各九・皆自臨遯而變・

䷒臨

䷭升初之三・

䷧解初之四・

䷜坎初之五・

䷃蒙初之上・

䷣明夷二之三・

䷲震二之四・

䷟屯二之五・

䷚頤二之上・

三陰三陽之卦各十・皆自泰否而變

䷊泰

䷟恆初之四・

䷯井初之五・

䷠夬初之上・

䷋遯

䷘无妄初之三・

䷤家人初之四・

䷝離初之五・

䷰革初之上・

䷆訟二之三・

䷸巽二之四・

䷱鼎二之五・

䷛大過二之上・

䷋否

䷩益初之四・

䷔噬嗑初之五・

䷱ 蠱初之上・
䷶ 豐二之四・
䷾ 既濟二之五・
䷕ 賁二之上・
䷵ 歸妹三之四・
䷻ 節三之五・
䷨ 損三之上・

四陰四陽之卦各九。皆自大壯觀而變。

䷡ 大壯
䷛ 重大過初之五・
䷟ 重鼎初之上・
䷰ 重革二之五・
䷝ 重離初之上・
䷹ 兌三之五・
䷢ 睽三之上・

䷐ 隨初之上・
䷧ 渙二之四・
䷿ 未濟二之五・
䷮ 困二之上・
䷴ 漸三之四・
䷷ 旅三之五・
䷟ 咸三之上・

䷓ 觀
䷚ 重頤初之五・
䷟ 重屯初之上・
䷗ 重蒙二之五・
䷜ 重坎二之上・
䷳ 艮三之五・
䷦ 蹇三之上・

䷄需四之五・　䷓晉四之五・

䷍大畜四之上・　䷬萃四之上・

變例之卦二。

䷼中孚

䷽小過

凡變卦皆從乾坤來。

䷀乾

䷁坤

黃氏象數論曰。古之言卦變者。莫備於虞仲翔。其法以兩爻相易。主變動者止一爻。四陰四陽。卽二陰二陽之卦也。其變不收於臨遯之下者。以用臨遯生卦。則主變須二爻皆動。而後餘卦可盡。不得不別起觀壯有四陰四陽。而不用五陰五陽之夬剝者。以五陰五陽之卦已盡於姤復。無所俟乎此也。中孚小過爲變例之卦何也。中孚從二陰之卦。則遯之二陰皆易位。從四陰之卦。則大壯三四一時俱上。小過從二陽之卦。則臨之二陽皆易位。從四陰之卦。則觀三四一時俱上。所謂主變之卦以一爻升降者。至此而窮。故變例也。猶反對之卦至乾坤坎離頤大過中孚小過而亦窮也。虞氏之卦變脈絡分明如此。當時所著周易注、周易集林。今旣不傳。其見於李鼎祚易解中者。語焉不詳。朱漢上據之以定虞氏

卦變遂有此然彼否之異。無怪趙汝楳謂其錯雜無統也。某追尋其緒。而後知漢上之誤。然四陰四陽。與二陰二陽。畢竟相錯。不能不有重出之卦。此八卦者。重於大壯者。爲大過。鼎。革。離。重於觀者。爲頤。屯。蒙。坎。其主變屬之臨遯乎。屬之大壯觀乎。抑兼屬之乎。其說有時而窮也。以彖傳證之。如无妄之剛自外來。遯之初三相易。皆在內卦。非外來晉之柔進上行。觀之四五相易。皆在上卦。睽之柔進上行。大壯三上相易。柔爲下行。蹇之往得中。觀三上相易。不得爲中。皆不能合。此虞氏之短也。

蘇子瞻言剛柔相易。皆本諸乾坤。程子亦專以乾坤言卦變。本之蜀才曰。此本乾卦。此本坤卦。荀爽曰。謙是乾來之坤。非創論也。但三陰三陽之卦。此往彼來。顯然可見。其他則來者不知何來。往者不知何往。如无妄剛自外來。外卦之乾。未嘗損一剛也。而云自外來。不已背乎。故朱子曰。程子專以乾坤言卦變。然只是上下兩體皆變者可通。若只一體變者。則不通。蓋已深中其病矣。然較之虞氏而下。鑿空爲說者。某以爲獨優也。

右論虞氏卦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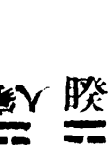
李挺之變卦反對圖

乾坤二卦爲易之門萬物之祖圖第一 舊本。日功成無爲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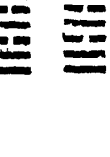
乾老陽䷀

坤老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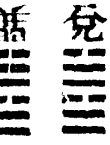
乾坤相索三變六卦不反對圖第二



乾卦一陰下生反對變六卦圖第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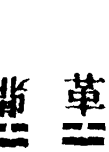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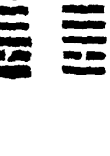
坤卦一陽下生反對變六卦圖第四



乾卦下生二陰各六變反對變十二卦圖第五

坤卦下生二陽各六變反對變十二卦圖第六





臨䷒　明夷䷣　升䷭

觀䷓　晉䷢　萃䷬

蹇䷦　艮䷳　蒙䷃

解䷧　震䷲　屯䷂

乾卦下生三陰各六變反對變十二卦圖第七

否䷋　恆䷟　豐䷶

漸䷴　咸䷞　旅䷷

歸妹䷵　節䷻　既濟䷾　噬嗑䷔

渙䷺　益䷩　未濟䷿　解䷧

坤卦下生三陽各六變反對變十二卦圖第八

泰䷊　損䷨　賁䷕

丘䷮　困䷮　噬嗑䷔

蠱䷑　井䷯　解䷧

升䷭　困䷮

林氏易裨傳外篇曰．李挺之變卦反對圖八篇．六十四卦相生圖一篇．漢上朱氏以爲康節之子伯溫．傳

之於河陽陳四丈陳傳之於挺之長楊郭氏序李氏象學先天卦變曰陳圖南以授穆伯長伯長以授李挺之挺之以授邵堯夫陳安民安民以授兼山卦變一義橫渠伊川罕言而兼山獨得之康節本爲先天易學而觀物外篇亦曰體者八變用者六變是以八卦之象不易者四反易者二以六變而成八也（不易者四謂乾·坤·坎·離也·變易者二謂震艮·巽兌也·）重卦之後不易者八反覆者二十八（不易者·乾·坤·坎·離·頤·小過·中孚·大過·變易者二十八·）餘五十六卦也以三十六變而成六十四也又曰乾坤之位可易也坎離名可易而位不可易也震巽位可易而名不可易也兌與艮名位皆可易也離肖乾坎肖坤中孚肖乾頤肖離小過肖坤大過肖坎是以乾坤坎離中孚頤大小過皆不可易也又曰卦之反對皆六陽六陰也在易則六陽六陰者十有二對也去四正則八陽四陰八陰四陽者各六對也十陽二陰十陰二陽者各三對也（此以三陰三陽爲主而變也·六陰六陽十二對者·否變泰　咸·恆·豐·旅·漸·歸妹·渙·節·既濟·未濟·六對·四正·初經則乾·坤·坎·離·重卦則頤·中孚·大過·小過·八陽四陰·八陰四陽·各六對者·遯變大壯·需·訟·无妄·大畜·睽·家人·兌·革·六對·臨變觀·明夷·晉·升·萃·蹇·解·艮·震·蒙·屯·六對·十陽二陰·十陰二陽·各三對者·姤變夬·同人·大有·履·小畜　三對·復變剝·師·比·謙·豫·三對·凡五十六也　而此有三十對者·否·泰·司啓閉之節·既濟·未濟·當四隅之位·所以重用一卦·）乾坤本也坎離用也乾坤坎離上篇之用也咸兌艮也恆震巽也兌艮震巽下篇之用也頤大過小過中孚二篇之正也故曰至哉文王之作易其得天地之用乎大抵卦變八圖陽在下者以升爲變在上者以降爲變故升降之對此爲升則彼爲降此爲降則彼爲升然康節先天之學不泥書言而猶有卦變之說何邪曰大易之道本之氣數之自然觀先天圖則可知出生之統體矣今六十四卦兩兩相比若近於反對者觀序卦之先後皆有深意要非三陰三陽反對不反對云者近世復有上經三十卦下經三十四卦反對不反

對。皆本八卦。以求合於十有八變者。其巧愈甚矣。要之。卦變之義。易之一端耳。若以爲易道盡於是。要非康節所以望後世者。姑錄之以爲外篇之首。

顧氏日知錄曰。卦變之說。不始於孔子。周公繫損之六三。已言之矣。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是六子之變。皆出於乾坤。無所謂自復姤臨遯而來者。當從程傳。（蘇軾。王炎。皆同此說。）

黃氏象數論曰。虞仲翔之釋比曰。師二上之五得位。蜀才曰。此本師卦六五降二。九二升五。亦已發其端矣。特未以此通之於別卦也。至李挺之所傳變卦反對圖。可謂獨得其眞。而又與六十四卦相生圖並出。則擇焉而不精也。其後來知德頗以此說。變而以反對者爲綜。奇偶相反者爲錯。於頤過八卦相反之外。取反對者而亦復錯之。不知奇偶相反之中。暗寓反對。非別出一義也。若又有相反一義。何以卦爻略不之及乎。爲卦爻之所不及者。可以無待於補矣。（渭按大傳參伍以變。錯綜其數。主蓍策而言。來氏斷章取義。爲錯綜圖。殊非經旨。其說以爲一左一右曰錯。一上一下曰綜。錯本圓圖。自乾坤至復姤。凡六十四。綜本序卦。自屯蒙至既濟未濟。凡二十八。此圖於經無所用。故後不復著。）

按六十四卦。兩兩相比。無不反對。其陰陽相背者八卦。雖無變體。亦反對也。反對實文王演卦之一義。彖傳本此以釋經。剛柔之往來上下。一覽而得。不可謂孔子之說非文王之說也。李氏反對圖。首列乾坤二卦。爲易之門。則諸卦宜皆出於乾坤。而乃乾坤下生之卦。一陰生自姤。一陽生自復。二陰生自遯。二陽生自臨。三陰生自否。三陽生自泰。何其紛糾之甚也。康節親受此圖。故有乾坤大父母、姤復小父母之說。夫乾坤生六子。是爲八卦。因而重之。遂爲六十四。六十四卦。皆乾坤之所生也。姤

復、遯、臨、否、泰同在六十四卦之中。安能生諸卦乎。然姤復以一爻升降。其蹤跡猶可尋求。遯臨否泰則兩三爻遞爲升降。而否泰二濟。未免重出。益雜亂而無章矣。乾坤雖諸卦所自出。第以彖傳證之。則唯三陰三陽者可通。而二陰二陽者不可通。不如專主反對之爲得也。

康節以文王所演爲後天。則卦變似非先天之學。然其論卦之反對曰。乾坤。本也。坎離。用也。乾坤坎離上篇之用也。咸兌艮也。恆震巽也。兌艮震巽下篇之用也。此卽參同契以乾坤坎離牝牡震巽艮兌之意。而乾坤大父母。姤復小父母。則又圓圖陽生子中。陰生午中之精義也。乃知卦變亦希夷所傳。均屬先天之學。故朱子附列於邵子六圖之後云。

李挺之六十四卦相生圖

乾坤者諸卦之祖。

姤䷫　乾一交而爲姤。

復䷗　坤一交而爲復。

凡卦一陰五陽者。皆自復卦而來。復一爻五變而成五卦。

師䷆　謙䷎　豫䷏

比䷇　剝䷖

凡卦五陽一陰者。皆自姤卦而來。姤一爻五變而成五卦。

同人䷌　履䷉　小畜䷈

大有䷍　乾再交而爲遯．坤再交而爲臨．夬䷪

遯䷠　臨䷒

凡卦四陰二陽者．皆自臨卦而來．臨五復五變而成十四卦．

明夷䷣　第一四變．震䷲　屯䷂

頤䷚　第二復四變．升䷭　解䷧　坎䷜

蒙䷃　第三復三變．小過䷽　萃䷬　觀䷓

蹇䷦　第四復二變．晉䷢　鼎䷱

艮䷳　第五復一變．

凡卦四陽二陰者．皆自遯卦而來．遯五復五變而成十四卦．

訟䷅　第一四變．巽䷸　離䷝

大過䷛　无妄䷘　第二復四變．家人䷤

革䷰　第三復三變・中孚䷼　第四復二變・睽䷥　第五復一變・兌䷹

否䷋　乾三爻而爲否。

泰䷊　坤三爻而爲泰。

凡卦三陰三陽者。皆自泰卦而來。泰三復三變而成九卦。

第一三變・歸妹䷵　節䷻　損䷨　大畜䷙　大壯䷡

第二復三變・豐䷶　既濟䷾　賁䷕　需䷄

第三復三變・恆䷟　井䷯　蠱䷑

凡卦三陽三陰者。皆自否卦而來。否三復三變而成九卦。

第一三變・漸䷴　旅䷷　咸䷞

第二復三變・渙䷺　未濟䷿　困䷮

第三復三變・益䷩　噬嗑䷔　隨䷐

林氏易裨傳外篇曰。李挺之六十四卦相生圖。其傳授見於反對圖中。漢上朱氏曰。始虞氏卦變。乾坤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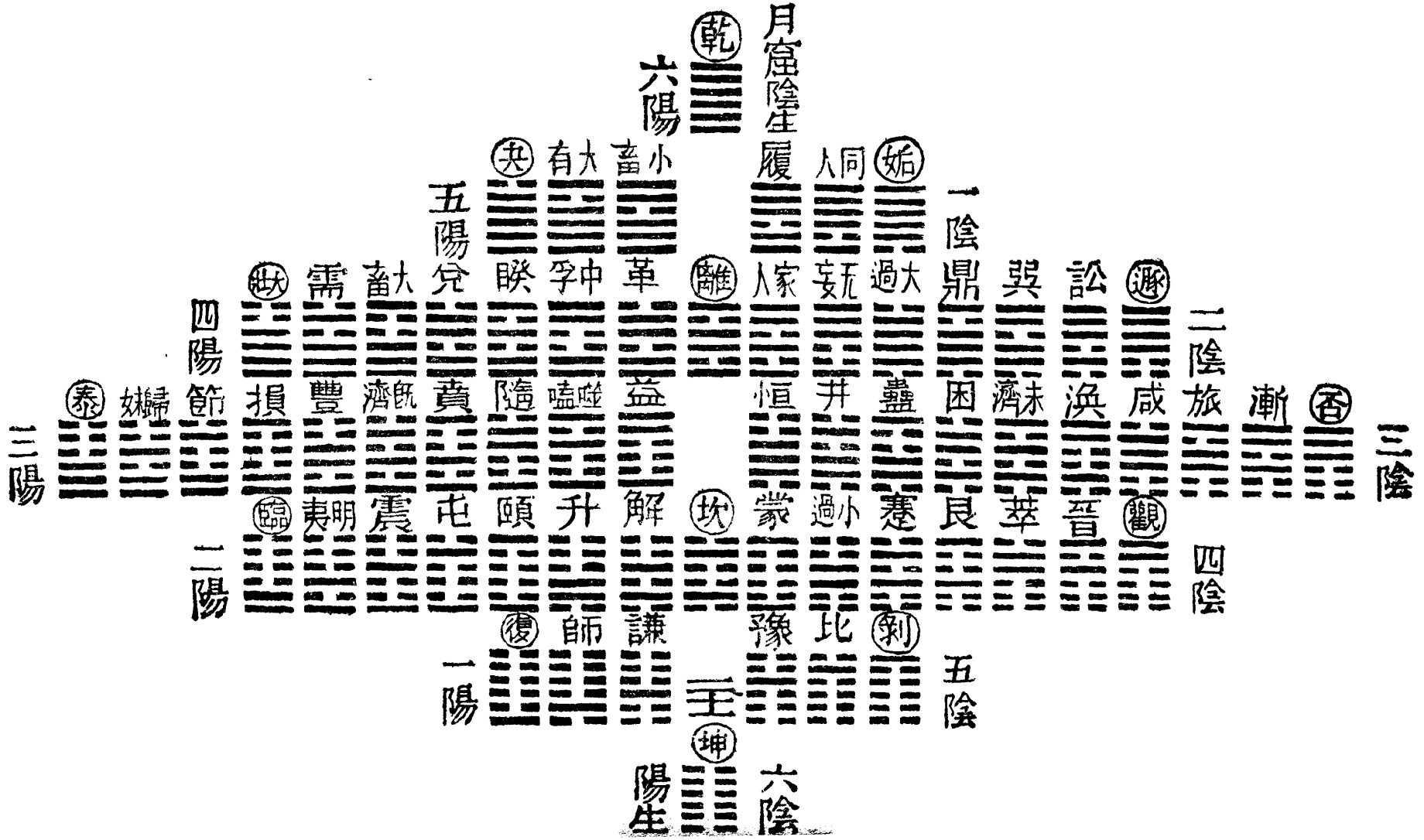
坎離乾息而生復臨泰大壯夬坤消而生垢遯否觀剝自復來者一卦豫升解震自明夷來者四卦明夷解升震自泰來者九卦蠱賁恆損井歸妹豐節既濟自大壯來者六卦需大畜大過同人鼎兌自夬來者一卦自遯來者五卦訟无妄家人革巽自否來者八卦隨噬嗑咸益困漸渙未濟自觀來者五卦晉蹇頤萃艮自剝來者一卦謙而屯生於坎蒙生於艮比生於師頤小過生於晉睽生於大壯或生於无妄旅生於賁或生於噬嗑中孚生於訟小畜變需上履變訟初姤無生卦師比同人大有四卦闕李鼎祚取蜀才虞氏之書補其三卦大有闕而頤卦虞以爲生於晉侯果以爲生於觀今以此圖考之其合於圖者三十有六卦又時有所疑不合者二十有八卦夫自下而上謂之升自上而下謂之降升者生也息也降者消也陰生陽陽生陰陰復生陽陽復生陰升降消息循環無窮然不離於乾坤一生二二生三至於三極矣故曰乾坤大父母也姤復小父母也嘗考之諸儒之論相生者始於虞翻蜀才近世漢上朱氏用以解易然卦之六十有四由八卦相錯而成也未有先有復姤臨遯泰否而後有諸卦者傳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考夫震巽坎離艮兌相合而後成卦今謂震坎艮生於臨巽離兌生於遯毋乃顛倒而不通邪邵康節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陰爲陽之母陽爲陰之父故母孕長男而爲復父生長女而爲姤是以陽起於復而陰起於姤也又曰易始於乾坤而交於復姤蓋剛交柔而爲復柔交剛而爲姤自此而變無窮矣由前之說則陽生於子陰生於午之義也由後之說則十二辟卦剛柔相摩之義也今論卦變相生之說曰易於賁曰柔來而文剛剛上而文柔節曰剛柔分而剛得中无妄曰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大傳曰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是故有斯義也。要之六十四卦之變。皆本於八卦。而八卦之重。又本於乾坤之奇偶。今卦之反對。則兼上下體。六十四卦相生。則專用下卦爲變。是亦一家之學耳。謂易道盡在於是。則未也。姑取其大槩著於篇。

黃氏象數論曰。六十四卦相生圖。不以觀壯四陰四陽之卦爲主變。可以無虞氏重出之失矣。然臨遯自第二變以後。主變之卦。兩爻皆動。在彖傳亦莫知適從。又不如虞氏動以一爻之有定法也。方實孫有易卦變合圖與相生圖同。至兩爻交動。則稍更其次序。朱風林升分爲內外體。有自十辟卦所變者。（乾坤無變。故十二辟卦去之爲十卦。）一陽在內體。自復變。凡二卦。（師。謙。）一陽在外體。自剝變。凡二卦。（豫。比。）二陽在內體。自臨變。凡二卦。（升。明夷。）二陽在外體。自觀變。凡二卦。（晉。晉。）二陽在內體。一陽在外體。自泰變。凡九卦。（與相生圖同。）一陰在內體。自姤變。凡二卦。（同人。履。）一陰在外體。自夬變。凡二卦。（小畜。大有。）二陰在內體。自遯變。凡二卦。（无妄。訟。）二陰在外體。自大壯變。凡二卦。（需。大畜。）二陰在內體。一陰在外體。自否變。凡九卦。（與相生圖同。）有自六子卦所變者。二陽分在內外。不處震之主爻者。自震變。（蹇。蒙。）不處坎之主爻者。自坎變。（小過。頤。）不處艮之主爻者。自艮變。（解。屯。）二陰分在內外。不處巽之主爻者。自巽變。（睽。革。）不處離之主爻者。自離變。（中孚。大過。）不處兌之主爻者。自兌變。（家人。鼎。）各得二卦。其自十辟卦所變者。以一爻升降。其自六子卦所變者。以兩爻升降。自三陰三陽而外。主變之卦多。所生之卦少。何其頭緒之紛紜也。（渭按。朱風林卦變。支離破碎。全屬杜撰。而且於經無所用。故後不復）

按李挺之言卦變莫善於反對莫不善於相生反對者經之所有相生者經之所無也六十四卦相生圖蓋從乾坤三索之義而推之於六畫以爲卦變純乾純坤一交而爲姤復再交而爲遯臨三交而爲否泰是亦可以已矣而又以姤初之一陰復初之一陽遞升以訖於上遯臨之二陰二陽否泰之三陰三陽亦如之夫姤復以一爻主變猶有定法若遯臨否泰則兩爻俱動或獨升或同升主變者非一紛然而無統紀矣且六子純卦亦不過因而重之今乃謂震坎艮生於臨巽離兌生於遯有是理乎甚矣此圖之爲贅肬也

易外別傳先天六十四卦直圖



邵子皇極經世書曰。天地之本。其起於中乎。是以乾坤屢變而不離乎中也。又曰。自下而上謂之升。自上而下謂之降。升者生也。降者消也。故陽生於下。陰生於上。是以萬物皆反生也。又曰。陰生陽。陽生陰。陰復生陽。陽復生陰。是以循環而無窮也。

乾坤吟曰。道不遠於人。乾坤只在身。誰能天地外。別去見乾坤。

俞氏曰。乾坤、陰陽之純。坎離、陰陽之交。乾、純陽。爲天。故居中之上。坤、純陰。爲地。故居中之下。坎、陰中含陽爲月。離、陽中含陰爲日。故居乾坤之中。其餘六十卦。自坤中一陽之生。而至五陽。則升之極矣。遂爲六陽之純乾。自乾中一陰之生。而至五陰。則降之極矣。遂爲六陰之純坤。一升一降。上下往來。蓋循環而無窮也。天地如此。人身亦如此。子時氣到尾閭。丑寅在腰間。卯辰巳在脊膂。午在泥丸。未申酉在胸膈。戌亥則又歸於腹中。此一日之升降然也。一息亦然。呼則自下而升於上。吸則自上而降於下。在天則應星。而如斗指子午。在地則應潮。而如月在子午。子午蓋天地之中也。參同契云。合符行中。又云。運移不失中。又云。浮游守規中。人能知吾身之中。以合乎天地之中。則乾坤不在天地而在吾身矣。

按希夷先天之學。參同契之的傳也。伯陽所言。無非丹道。其曰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往來既不定。上下亦無常。蓋借易剛柔往來上下。以明人身二氣之升降。與夫子彖傳所言不同指。而李氏六十四卦相生圖。於丹道絕無交涉。安在其爲先天邪。竊疑穆修受學於希夷。唯有反對圖。而相生則李氏以意爲之。頗緣飾以儒者之義理。故其圖彷彿虞仲翔。多與彖傳相合。唯石澗直圖。上乾下坤。

而坎離居中。正得乾坤爲鼎器。坎離爲藥物之意。又據邵子天根月窟之說。自坤中一陽生。而升至五陽。遂爲六陽之純乾。自乾中一陰生而降至五陰。遂爲六陰之純坤。一升一降。上下往來。與伯陽之義脗合。且諸卦皆生於乾坤。無姤復小父母之疵。而四陰二陽。與坎並列。四陽二陰。與離並列。亦皆井然有條理。無重出之病。勝李氏二圖遠甚。然石澗未嘗自名爲卦變也。第因邵子有橫圖圓圖方圖。而更作先天直圖。以申其意。自余觀之。此圖既非六十四卦之次序。又非六十四卦之方位。正可作卦變圖耳。異哉。石澗能於三百餘歲後。紹聞知之統。使呼吸上下往來之象。一望瞭然。眞希夷先天之學。而邵子所不及圖者也。故附列李氏二圖之末。以質於後之君子。

右論李氏卦變

朱子卦變圖

本義圖說曰。彖傳或以卦變爲說。今作此圖以明之。蓋易中之一義。非畫卦作易之本指也。

凡一陰一陽之卦各六。皆自復姤而來。五陰五陽卦同圖異。

䷗剝　䷇比　䷏豫　䷎謙　䷆師　䷒復

䷪夬　䷙大有　䷓小畜　䷉履　䷫同人　䷋姤

凡二陰二陽之卦各十有五。皆自臨遯而來。四陰四陽卦同圖異。

䷡頤　䷟屯　䷧震　䷝明夷　䷒臨

䷃蒙䷜坎䷧解䷩升

䷳艮䷦蹇䷽小過

䷬晉䷮萃

䷓觀

䷛大過䷱鼎䷸巽䷅訟䷠遯

䷯革䷝離䷤人家䷘妄无

䷐兌䷼睽䷻中孚

䷄需大畜

䷡大壯

凡三陰三陽之卦各二十。皆自否泰而來。

䷨損䷵節歸妹䷊泰

䷕賁既濟䷶豐

䷔噬嗑䷐隨

䷩益

䷯轗䷰井䷟恆

未濟 困

渙

旅 咸

漸

否

咸 旅 漸 否

困 未濟 渙

井 蠱

恆

隨 噬嗑 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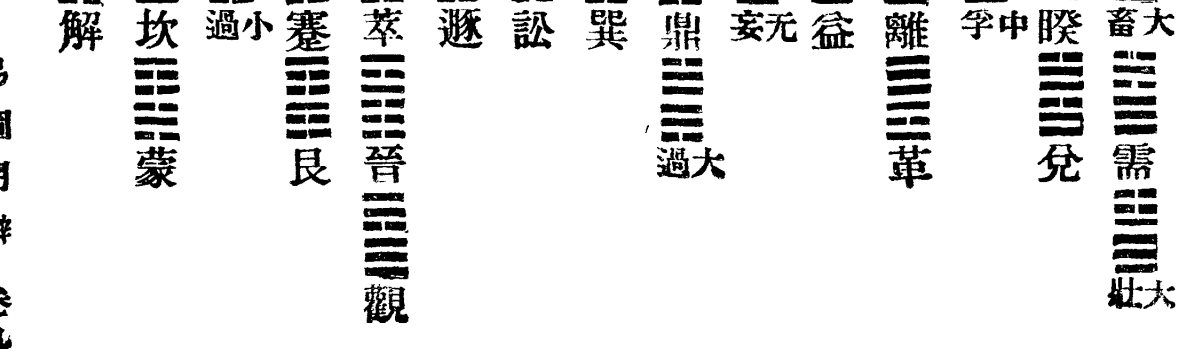
既濟 賁

豐

歸妹

泰

凡四陰四陽之卦各十有五。皆自大壯觀而來。二陰二陽。圖已見前。


大畜
需
大壯
睽
兌
中孚
離
革
益
无妄
鼎
大過
巽
訟
遯
萃
晉
觀
蹇
艮
小過
坎
蒙
解

䷭升
䷂屯　䷃頤
䷲震
䷣明夷
䷒臨
凡五陰五陽之卦各六。皆自夬剝而來。一陰一陽。圖已見前。
䷍大有　䷪夬
䷏小畜
䷉履
䷌人同
䷇姤
䷖比　䷗剝
䷏豫
䷎謙
䷆師

黃氏象數論曰朱子言以彖傳考之說卦變者凡十九卦蓋言成卦之由彖傳不言成卦之由則不言所變之爻此是朱子自言其卦變也繫辭傳曰爻者言乎變者也易中何卦不言變辭有隱顯而理無不寓卽證之彖辭亦非止十九卦也訟剛來而得中以需之反對觀之彼得正又得中此但得中不能得正泰否之往來所謂反其類隨剛來而下柔蠱剛上而柔下二卦反對蠱上之剛自外卦來初居二三之下隨初剛自下而上上柔自上而下噬嗑柔得中而上行賁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前卦謂六二上行爲五後卦言六五自外卦而入內初九從下卦而至上无妄剛自外而爲主於內大畜剛上而尙賢无妄之初九自大畜上爻外卦來爲內卦之主大畜之上九自无妄初爻而上咸柔上剛下恆剛上柔下咸指上六九三恆指九四初六晉柔進而上行明夷之六二上行爲六五睽柔進而上行家人之六二上行爲六五蹇往得中也解其來復吉乃得中也蹇之九五自解內卦故曰往解之九二自蹇外卦故曰來升柔以時升升上卦之柔皆萃卦所升鼎柔進而上行鼎五由萃二而上漸進得位漸九五當歸妹居二爲不得位渙剛來而不窮者節五來二柔得位乎外而上同者柔在三失位在四得位此朱子所謂十九卦之彖辭皆以反對爲義者也需位乎天位以正中也自訟九二而來得中又得正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益損上益下自上下下由損觀之似以三爻益上爻由益觀之似以四爻益初爻小畜密雲不雨反對爲履履下之兌澤氣成雲故曰密雲兌變而巽風以散之故曰不雨大有應

乎天而時行。方其同人在二之時。應乎天也。今時行而居其位。謙地道卑而上行。地道、指坤。豫在下卦。爲卑謙在上卦。爲上行。臨至於八月。觀二陽在上。臨二陽在下。自臨至觀歷八爻。故言八月。復七日來復。剝一陽在上。復一陽在下。自剝至復歷七爻。故言七日。明夷初登於天。言晉、後入於地。言明夷。夫所尙乃窮。對姤爲言。井改邑不改井。兌爲剛鹵之地。變而爲巽。則近利市三倍。是改邑也。坎不變。是不改井也。皆對困言之。歸妹征凶。位不當也。漸之二五皆當位。至歸妹皆不當。旅柔得中乎外。在豐爲得中乎內。巽柔皆順乎剛。兌剛中而柔外。兌柔不順乎剛。巽柔中而剛外。二卦相反。既濟剛正而位當。未濟不當位。二卦亦相反。此朱子十九卦以外。亦皆以反對爲義者也。反對之窮而反其奇偶以配之。又未嘗不暗相反對於其間。如中孚上爻之翰音。反對卽爲小過初爻之飛鳥。頤之口實。由大過之兌。大過士夫老夫。由頤之艮震。此序卦之不可易也。奈何諸儒之爲卦變。紛然雜出而不能歸一乎。

朱子卦變圖。一陰一陽與五陰五陽相重出。二陰二陽與四陰四陽相重出。泰與否相重出。除乾坤之外。其爲卦百二十有四。蓋已不勝煩矣。易之上下往來。皆以一爻升降爲言。既有重出。則每卦必有二來。從其一則必舍其一。以彖傳附會之。有一合必有一不合。就其所謂一來者。尙有兩爻俱動。幷其二來。則動者四爻矣。原諸儒卦變之意。所以明其自復、姤、臨、遯、否、泰、大壯、觀、夬、剝而來者。以其卦惟此一爻之故。變爲別卦。是以脈絡可尋。而定爲主變。使一卦之中。頭緒紛然。爻爻各操其柄。則彼卦之體已不復存。猶可認其自某所而來乎。朱子雖爲此圖。亦自知其決不可用。所釋十九卦彖辭。盡舍主變

之卦。以兩爻相比者互換爲變。訟則自遯。二三相換。泰則自歸妹。三四相換。否則自漸。三四相換。隨則自困。初二相換。噬嗑。五上相換。自未濟。初與二。五與上相換。蠱則自賁。初二相換。自井。五上相換。自既濟。初與二。五與上相換。噬嗑則自益。四五相換。賁則自損。二三相換。自既濟。五上相換。无妄則自訟。初二相換。大畜則自需。五上相換。□□□□。五上相換。恆則自豐。初二相換。晉則自觀。四五相換。睽則自□□□自中孚。四五相換。自同人。二與三。四與五相換。蹇則自小過。□□□□□升□則自□□□。四鼎則自巽。四五相換。漸則自□□□□旅。四五相換。□□□□。二三相換。凡十九卦。而□□□□□□□□或□□□□□□□自兩卦三卦多寡不□□□□□□□以其□□□此下九卦中。朱子之所舉者。亦有□□□之自无妄。初二相換。自巽。三四相換。隨之自既濟。三四相換。蠱之自未濟。三四相換。噬嗑之自未濟。初二相換。自賁。三四相換。自隨。五上相換。賁之自蠱。初二相換。自噬嗑。三四相換。无妄之自家人。三四相換。大畜之自睽。三四相換。咸之自困。二三相換。恆之自井。四五相換。晉之自艮。三四相換。自萃。五上相換。睽之自大畜。三四相換。自兌。五上相換。蹇之自坎。二三相換。自萃。三四相換。自艮。五上相換。解之自震。初二相換。自小過。二三相換。自坎。四五相換。升之自明夷。初二相換。鼎之自離。初二相換。自大過。五上相換。漸之自否。三四相換。渙之自益。初二相換。自未濟。四五相換。復得二十九卦。而兼之者不與焉。此二十九卦者。以爲有用乎。則爲彖辭之所不及。以爲無用乎。不應同一卦變。在一卦中。其可以附會彖者。從而取之。其不可以附會彖辭者。從而置之。朱子云某之說卻覺得有自然氣象者。安在也。且易所謂往來上下者。自內之外謂往。自外之內謂來。上者上卦也。下者下卦也。今兩爻互換。同在內卦。而謂之往。同在外卦。而謂之來。同在上卦。而曰下。同在下卦。而曰上。卽欲附會之。而有所不能矣。是朱子之卦變。兩者俱爲無

當宜乎其說之不能歸一也。

按邵子言重卦不易者八。反復者二十八。以三十六變而爲六十四卦變之義。數言盡之矣。據此以釋彖傳。亦足矣。李挺之相生圖已傷煩碎。況朱子之所定乎。黎洲一一指摘。無微不彰。但朱子專取十九卦者。第就彖傳所謂剛柔往來上下內外者而求之。其它□□□□黎洲續舉諸□□□□□□□□□□□□□□□□□□□□□□□□□□□□□□□□□損剛益柔。又□□□□□□□□□□□□□□□□□□□

易圖明辨卷第十

象數流弊

本義圖說曰。右易之圖九。有天地自然之易。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自伏羲以上。皆無文字。只有圖畫。最宜深玩。可見作易本原精微之意。文王以下。方有文字。卽今之周易。然讀者亦宜各就本文消息。不可便以孔子之說爲文王之說也。

震川歸氏易圖論曰。夏爲連山。商爲歸藏。周爲周易。經別之卦。其數皆同。雖三代異名。而伏羲之易。卽連山而在連山。卽歸藏而在歸藏。卽周易而在周易。未嘗別有所謂伏羲之易也。後之求之者。卽其散見於周易之六十四卦者是已。又曰。以圖說易。自邵子始。吾怪夫儒者不敢以文王之易爲伏羲之易。而乃以伏羲之易爲邵子之易也。

按本義卷首列九圖於前。而總爲之說。所謂天地自然之易。河圖、洛書也。伏羲之易。先天八卦。及六十四卦次序方位也。文王之易。後天八卦次序方位。及六十四卦之卦變也。（本義卦變圖。朱子爲釋彖傳而作。非康節反對之旨。故屬之後天。）是皆著爲圖者。伏羲有畫而無辭。文王繫彖。周公繫爻。孔子作十翼。皆遞相發揮。以盡其義。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辭者所以明象數之難明者也。而朱子顧以爲三聖人之易專言義理。而象數闕焉。是何說與。且易之所謂象數。蓍卦焉而已。卦主象。蓍主數。二體六畫。剛柔雜居者。象也。大衍

五十。四營成易者數也。經文粲然。不待圖而明。若朱子所列九圖。乃希夷、康節、劉牧之象數。非易之所謂象數也。三聖人之言。胡爲而及此乎。伏羲之世。書契未興。故有畫而無辭。延及中古。情僞漸啓。憂患滋多。故文王繫彖以發明伏羲未盡之意。周公又繫爻以發明文王未盡之辭。一脈相承。若合符節。至於孔子紹聞知之統。集羣聖之大成。論者以爲生民所未有。使伏羲、文王、周公之意。而孔子有所不知。何以爲孔子。既已知之。而別自爲說。以求異於伏羲、文王、周公。非述而不作之指也。然則伏羲之象。得辭而益彰。縱令深玩圖書。而得其精微。亦不外乎文王、周公、孔子所言之理。豈百家衆技之說所得而竄入其中哉。九圖雖妙。聽其爲易外別傳。勿以冠經首可也。

右論四聖之易

宋史隱逸傳。陳摶。字圖南。亳州眞源人。始四五歲。戲渦水岸側。有青衣媼乳之。自是聰悟日益。及長。讀經史百家之言。一見成誦。悉無遺忘。頗以詩名。後唐長興中。舉進士不第。遂不求祿仕。以山水爲樂。自言嘗遇孫君仿、麐皮處士二人者。高尙之人也。語摶曰。武當山九室巖。可以隱居。摶往棲焉。因服氣辟穀。歷二十餘年。但日飲酒數杯。移居華山雲臺觀。又止少華石室。每寢處。多百餘日不起。周世宗好黃白術。有以摶名聞者。顯德三年。命華州送至闕下。留止禁中月餘。從容問其術。摶對曰。陛下爲四海之王。當以致治爲念。奈何留意黃白之事乎。世宗不之責。命爲諫議大夫。固辭不受。既知其無他術。放還所止。詔本州長吏。歲時存問。太平興國中來朝。太宗待之甚厚。九年復來朝。上益加禮重。謂宰相宋琪等曰。摶獨善其身。

不干勢利。所謂方外之士也。摶居華山。已四十餘年。度其年。經百歲。自言經承五代離亂。幸天下太平。故來朝覲。與之語。甚可聽。因遣中使送至中書。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元默修養之道。可以教人乎。對曰。摶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黃白之事。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沖天。亦何益於世。今聖上龍顏秀異。有天人之表。博通古今。深究治亂。眞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修鍊。無出於此。琪等稱善。以其語白上。上益重之。下詔賜號希夷先生。仍賜紫衣一襲。留摶闕下。數月。放還山。端拱初。忽謂弟子蔣德昇曰。汝可於張超谷鑿石爲室。吾將憩焉。二年秋七月。石室成。摶手書數百言爲表。其略曰。臣摶大數有終。聖朝難戀。已於今月二十二日。化形於蓮華峰下張超谷中。如期而卒。經七日。支體猶溫。有五色雲蔽塞洞口。彌月不散。摶好讀易。手不釋卷。常自號扶搖子。著指元篇八十一章。言導養及還丹之事。宰相王溥亦著八十一章。以箋其指。摶能逆知人意。齋中有大瓢。挂壁上。道士賈休復心欲之。摶已知其意。謂休復曰。子來非有他。蓋欲吾瓢耳。呼侍者取以與之。休復大驚。以爲神有郭沆者。少居華陰。夜宿雲臺觀。摶中夜呼令趣歸。沆未決。有頃。復曰。可勿歸矣。明日沆還家。果中夜母暴得心痛。幾死。食頃而愈。華陰隱士李琪。自言唐開元中郎官。已數百歲。人罕見者。關西逸人呂洞賓。有劍術。百餘歲。而童顏。步履輕疾。頃刻數百里。世以爲神仙。皆數來摶齋中。人咸異之。

錢希白洞微志曰。上卽位初。鄧州觀察使錢太博若水。雍容文雅。亦近世奇士。堅乞罷樞務。遂拜禮部貳卿。充集賢院學士。其日晚。余往謁賀。諸客退。獨相留後廳同坐。因云。某初應舉。欲求解。遂往華陰謁

陳先生通刺後蒙倒屣相迎臨出執手約後十日却相訪至期徑往迎入山齋地爐中已先有一僧擁衲對坐某揖之寒暄之禮亦甚簡傲少年壯氣頗不平之良久僧熟視某而謂陳曰無此骨法二公皆徵笑雖驚其言而不敢詢問更有他客至乃遂巡先退次日某獨往見陳且問僧名及言者何事陳曰此卽白閣道者也道行高潔學通天人至於知人尤爲有神仙之鑒欲勸留學道中心不決遂請道者質疑他云見足下非神仙骨法學道亦不能成但却得好官能於急流中勇退耳又云他本在太白山纍歲方一到此某再求見終不可得人生萬事知不可以力取（張端義貴耳集云僧卽麻衣道者）

按希夷老氏之徒也著指元篇言導養還丹之事則其能養生也可知矣觀賈郭二事及預決亡日則其能知來也可知矣養生魏伯陽之學也知來管輅郭璞之術也至所與游者多異人化形之後有異徵則其爲神仙者流又可知矣先天圖於造化陰陽之妙不無所窺見要之爲道家之易而非聖人之易其可以亂吾經邪

朱子答蔡季通書曰陰君丹訣見濂溪有詩及之當是此書（雲笈七籤載陰眞君傳言陰長生者新野人也師事馬明生受太清金液神丹白日升天臨去著書九篇又陰眞君自序曰惟漢延光元年新野山之子受仙君神丹要訣道成去世副之名山蓋卽此所謂陰君丹訣也濂溪學本希夷留心丹道此亦其一證）彼之行此而壽考乃嘆豬肉而飽者吾人所知蓋不止此乃不免於衰病豈坐談龍肉而實未得嘗之比邪魏書一哥已刻就前日寄來此必寄去矣校得頗精字義音韻皆頗有據依遠勝世俗傳本只欠教外別傳一句耳

書周易參同契考異後曰魏君後漢人篇題蓋倣緯書之目詞韻皆古奧雅難通讀者淺聞妄輒更改

故比他書尤多舛誤。今合諸本更相讎正。其間尙多疑晦。未能盡祛。姑據所知。寫成定本。其諸同異。因悉存之。以備參訂云。空同道士鄒訢。（雙湖胡氏曰。鄒訢卽公姓名。向解者以爲鄒者朱之轉。訢者熹之轉耳。後據考異本原有註云。按鄒本春秋邾子之國。樂記云。天地訢合。鄭氏註。訢當作熹。則鄒訢二字。卽朱熹二字。他人不解也。）

題袁機仲所校參同契後曰。予頃年經行順昌。憩篔簹鋪。見有題煌煌靈芝一年三秀。予獨何爲有志不就之語於壁間者。三復其詞而悲之。不知題者何人。適與予意會也。慶元丁巳八月七日。（時朱子年六十八。）再過其處。舊題固不復見。而屈指歲月忽忽餘四十年。此志眞不就矣。道間偶讀此書。幷感前事。戲題絕句。鼎鼎百年能幾時。靈芝三秀欲何爲。金丹歲晚無消息。重歎篔簹壁上詩。晦翁。

調息箴曰。鼻端有白。我其觀之。隨時隨處。容與猗移。靜極而噓。如春沼魚。動極而翕。如百蟲蟄。氤氳開闢。其妙無窮。孰其尸之。不宰之功。雲臥天行。非予敢議。守一處和。千二百歲。

答王子耕書曰。病中不宜思慮。凡百可且一切放下。專以存心養氣爲務。但跏趺靜坐。目視鼻端。注心臍腹之下。久自溫暖。卽漸見功效矣。

按養生知來。皆希夷之能事。而朱子獨有取於養生者。蓋衰年病侵。欲藉是以却之。使德業更有所進耳。觀鼻端之白。歎壁上之詩。疑龍鮓之難嘗。羨豬肉之易飽。所謂寓意於物而不留意於物也。故金丹之訣。不惟知之。而身欲試之。撰參同契考異。託名空同道士鄒訢而序啓蒙。則曰雲臺眞逸。跋道德經。則曰雲臺子。及其奉祠雲臺也。又寄陸子靜書云。熹衰病。幸叨祠祿。遂爲希夷直下諸孫。良

以自慶其嚮慕之誠如此。此太極眞圖所以期於必得也。坎離龍虎。未必非易中之一義。但不可謂易專爲是而作耳。

右論陳希夷

宋史道學傳。邵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父古。徙衡漳。又徙共城。雍年二十。游河南。葬其親伊水上。遂爲河南人。雍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始爲學。卽堅苦刻厲。寒不鑪。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已而歎曰。昔人尙友於古。而吾獨未及四方。於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北海李之才。攝共城令。聞雍好學。嘗造其廬。謂曰。子亦聞物理性命之學乎。雍對曰。幸受教。乃事之才。受河圖洛書。宓羲八卦六十四卦圖象之才之傳。遠有端緒。而雍探賾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蘊奧。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及其學益老。德益劭。玩心高明。以觀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遠而古今世變。微而走飛草木之性情。深造曲暢。庶幾所謂不惑。而非依倣象類。億則屢中者。遂衍宓羲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行於世。然世之知其道者鮮矣。熙寧十年。卒。年六十七。贈祕書省著作郎。元祐中。賜謚康節。雍高明英邁。迥出千古。而坦夷渾厚。不見圭角。是以清而不激。和而不流。人與交。久益尊信之。河南程顥初侍其父識雍。議論終日。退而歎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雍知慮絕人。遇事能前知。程頤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當時學者。因雍超詣之識。務高雍所爲。至謂雍有玩世之意。又因雍之前知。謂雍於凡物聲氣之所感觸。輒以其動而推其變焉。於是撫世事之已然者。皆以雍言先之。雍蓋未必然也。

所著書曰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詩曰伊川擊壤集。邵子無名公傳曰。朝廷授之官。雖不強免。亦不強起。晚有二子。教之以仁義。授之以六經。舉世尚虛談。未嘗掛一言。舉世尚奇事。未嘗立異行。故其詩曰。不佞禪伯。不訣方士。不出戶庭。直游天地。家素業儒。口未嘗不道儒言。身未嘗不行儒行。故其詩曰。心無妄思。足無妄走。人無妄交。物無妄受。炎炎論之。甘處其陋。綽綽言之。無出其右。羲軒之書。未嘗去手。堯舜之談。未嘗離口。當中和天同樂易友。吟自在詩。飲歡喜酒。百年升平。不爲不偶。七十康強。不爲不壽。此其無名公之行乎。

明道先生誌康節之墓曰。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告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況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爲有傳也。先生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槩可見矣。而先生醇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戶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歟。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其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

程氏遺書曰。堯夫之學。先從理上推意。言象數。言天下之理。須出於四者。推到理處。曰。我得此大者。則萬事由我。無有不定。然未必有術。要之亦難以治天下國家。其爲人則直是無禮不恭。惟是侮玩。雖天地亦爲之侮玩。如無名公傳言問諸天地。天地不對。弄丸餘暇。時往時來之類。

君實篤厚。晦叔謹嚴。堯夫放曠。又曰。堯夫道雖偏駁。然卷舒作用極熟。又能謹細行。又曰。堯夫襟懷放

曠。如空中樓閣。四通八達也。伯淳言。邵堯夫病革。且言試與觀化一遭。子厚言。觀化他人便觀得。自家又如何觀得。化嘗觀堯夫詩意。纔做得識道理。卻於儒術未見所得。世人之學。博聞強識者豈少。其終無有不入禪學者。就其間特立不惑。無如子厚、堯夫。然其說之流。恐未免此弊。

邵堯夫數法出於李挺之。至堯夫推數方及理。

邵堯夫臨終時。只是諧謔。須臾而去。以聖人觀之。則亦未是。蓋猶有意也。比之常人。甚懸絕矣。他疾甚革。某往視之。因警之曰。堯夫。平生所學。今日無事否。他氣微。不能答。次日見之。却有聲如絲髮來。大答云。你道生薑樹上生我。亦只得依你說。

尹子曰。邵堯夫家以墓誌屬明道。太中伊川不欲。因步月於庭。明道曰。顥已得堯夫墓誌矣。堯夫之學可謂安且成。太中乃許。

上蔡語錄曰。堯夫易數甚精。自來推長歷者。至久必差。惟堯夫不然。指一二近事。當面可驗。明道云。待要傳與某兄弟。某兄弟那得功夫。要學須是二十年功夫。明道聞說甚熟。一日因監試無事。以其說推算之。皆合。出謂堯夫曰。堯夫之數。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太元都不濟事。堯夫驚撫其背曰。大哥你恁聰明。伊川謂堯夫知易數爲知天。知易理爲知人。堯夫云。還須知易理爲知天。因說今年雷起甚處。伊川云。堯夫怎知某便知。又問某處起。伊川云。起處起。堯夫愕然。他日伊川問明道曰。加倍之數何如。曰。

都忘之矣。因歎其心無偏繫如此。

朱子語類。問康節學到不惑處否。曰。康節又別是一般。聖人知天命以理。它只是以術。然到得術之精處。亦非術之所能盡。然其初只術耳。又曰。想它看見天下之事。才上手來便成四截了。其先後緩急。莫不有定。動中機會。事到面前。便處置得下矣。只是用時須差異。須有些機權術數也。

老子窺見天下之事。却討便宜。置身於安閒之地。云清靜自治。邵康節亦有些小似也。問。淵源錄中何故有康節傳。曰。書坊自增耳。（見孟子楊子取爲我章下。）

答汪尙書書曰。程邵之學固不同。然二先生所以推尊康節者至矣。蓋以其信道不惑。不雜異端。班於溫公、橫渠之間。則亦未可以其道不同而遽貶之也。和靖之言。恐如孟子言伯夷、伊尹之於孔子。爲不同道之比。妄意其然。不識台意以爲然否。抑康節之學。抉摘窈微。與佛老之言。豈無一二相似。而卓然自信。無所汚染。此其所見必有端的處。比之溫公欲護名教而不言者。又有間矣。

厚齋王氏曰。張文饒云。處心不可著。（直略切。下同。）著則偏。作事不可盡。盡則窮。先天之學。止是此二語。天之道也。愚謂邵子詩。夏去休言暑。冬來始講寒。則心不著矣。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則事不盡矣。

按。邵子之學。源出希夷。實老莊之宗派。但希夷一言一動。無非神仙面目。而邵子則不尙虛談。不立異行。不落禪機。不溺丹道。粹然儒者氣象。則二程樂與之游。然觀其平日所論。微有不滿於邵子者。

曰放曠。曰偏駁。曰無禮不恭。曰空中樓閣。曰儒術未見所得。曰其說之流有弊。瑕瑜不相揜。亦未可謂推尊之至也。及其爲墓誌。則謂得之穆李者。特因其材之所宜。以爲入道之門戶。則固以象數爲一家之學矣。雖云自得者多。不止穆李之所傳。然終不離乎象數。易道之大。無所不包。執一家之學。而以爲伏羲之精意全在於此。豈理也哉。朱子於先天方位得養生之要。於加一倍法見數學之精篤。信季通意固有在。吾何敢輕議。但不當列諸經首。以爲伏羲之易耳。明道適僧舍。見其方食而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此偶然語也。設有人焉。掇浮屠之戒律。冠於禮經之首。則荒矣。胡文定於內典獨稱楞嚴、圓覺。亦謂彼教中有可取者耳。設有人焉。舉二書與中庸論語合爲一編。則悖矣。故吾以爲邵子之易。與聖人之易。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學者不可以不審也。

右論邵康節

宋史隱逸傳。譙定、字天授。涪陵人。少喜學佛。折其禮歸於儒。後學易於郭曩氏。自見乃謂之象一語以入。郭曩氏者。世家南平。始祖在漢爲嚴君平之師。世傳易學。蓋象數之學也。定一日至汴。聞伊川程頤講道於洛。潔衣往見。棄其學而學焉。遂得聞精義。造詣愈至。浩然而歸。其後頤貶涪。實定之鄉也。北山有巖。師友游泳其中。涪人名之曰讀易洞。靖康初。呂好問薦之。欽宗召爲崇政殿說書。以論弗合。辭不就。高宗即位。定猶在汴。右丞許翰又薦之。詔宗澤津遣詣行在。至維揚。寓邸舍。窶甚。一中貴人偶與鄰餽之食。不受。與之衣。亦不受。委金而去。定袖而歸之。其自立之操類此。上將用之。會金兵至。失定所在。復歸蜀。愛青城

大酉之勝棲遁其中蜀人指其地曰譙巖敬定而不敢名稱之曰譙夫子有繪像祀之者久而不衰定易學得之程頤授之胡憲劉勉之而馮時行張行成則得定之餘意者也定後不知所終譙夫牧童往往有見之者世傳其爲仙云初程頤之父珦嘗守廣漢頤與兄顥皆隨侍游成都見治篋箍桶者挾册就視之則易也欲擬議致詰而篋者先曰若嘗學此乎因指未濟男之窮以發問二程遜而問之則曰三陽皆失位兄弟渙然有所省翌日再過之則去矣其後袁滋入洛問易於頤頤曰易學在蜀耳盍往求之滋入蜀訪問久無所遇已而見賣醬薛翁於眉邛間與語大有所得不知所得何語也憲勉之滋皆閩人時行行成蜀人郭曩氏及篋叟薛翁皆蜀之隱君子也

朱子籍溪先生胡公行狀曰先生學易於涪陵處士譙公天授久未有得天授曰是固當然蓋心爲物漬故不能有見唯學乃可明耳先生於是喟然歎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也邪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一旦揖諸生歸隱於故山

與汪尚書書曰郭子和云譙天授亦伊川黨事後門人熹見胡劉二丈說親見譙公自言識伊川於涪陵約以同居洛中及其至洛則伊川已下世矣問以伊川易學意似不以爲然至考其他言行又頗雜於佛老子之學者恐未得以門人稱也以此一事及其所著象學文字推之則恐其於程門亦有未純師者不知其所謂卒業者果何事邪

按朱子此言則譙定僅識伊川於涪陵而入洛則不及見史稱先受易於洛後復從遊於其鄉者妄

也。徽宗朝。蔡京用事。禁毋得挾元祐書。自是伊洛之學不行。時胡劉二公皆在太學。而定適至。聞其嘗與伊川遊。故慨然師事之。所欲聞者義理也。而定本象數之學。不能有所益。定於伊川不純師。二公於定亦未純師也。故朱子雖游二公之門。而不得見希夷之眞圖。晚使蔡季通入峽。乃購得之。易學在蜀。亦必非伊川語。蓋其徒知象數非儒者所尙。故自附伊川之易。以張其學。修史者不能裁擇。因而書之以爲傳。實不然也。昔嚴君平著老子指歸。而郭曩氏始祖爲其師。然則定所受乃老子之易。其於聖人之道。猶爝火之於日月也。何足選哉。何足選哉。

右論蜀隱者

李潛麻衣道者正易心法序曰。此書頃得之廬山一異人。或云許堅。或有疑而問者。余應之云。何疑之有。顧其議論可也。昔黃帝素問。孔子易大傳。世尙有疑之。嘗曰。世固有能作素問者乎。固有能作易大傳者乎。雖非本眞。是亦黃帝孔子之徒也。余於正易心法亦曰。世固有能作之者乎。雖非麻衣。是乃麻衣之徒也。胡不觀其文辭議論乎。一滴眞金。源流天造。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翩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實物外眞仙之書也。讀來十年方悟。浸漬觸類。以知易道之大如是也。得其人。當與共之。

正易心法曰。卦象示人。本無文字。使人消息。吉凶嘿會。易道不傳。乃有周孔。周孔孤行。易道復晦。又曰。易道彌滿九流可入。當知活法。要須自悟。又曰。世俗學解。浸漬舊聞。失其本始。易道淺狹。卷首題云。希夷先生受。并消息。跋曰。五代李守正叛河中。周太祖親征。麻衣語趙韓王曰。李侍中安得久。其城中有三天子氣。未幾城陷。

時周世宗與本朝太祖侍行錢文僖公若水陳希夷每見以其神觀清粹謂可學仙有昇舉之分見之未精。使麻衣決之。麻衣云。無仙骨。但可作貴公卿耳。夫以神仙與帝王之相。豈易識哉。麻衣一見決之。則其識爲何如也。卽其識神仙識帝王眼目以論易。則其出於尋常萬萬也。固不容於其言矣。乾道元年冬十有一月初七日。玉溪戴師愈孔文撰。

南軒張氏曰。嗚呼。此眞麻衣道者之書也。其說獨本於羲皇之畫。推乾坤之自然。考卦脈之流動。論反對變復之際。深矣。其自得者歟。希夷隱君實傳其學。二公高視塵外。皆有長往不來之願。抑列禦寇、莊周之徒歟。雖然。槩以吾聖門之法。則未也。形有下者謂之器。或者有未察歟。其說曰。六十四卦。惟乾與坤本之自然。是名眞體。又曰。六子重卦。乾坤雜氣。悉是假合。無有定實。予則以爲六子重卦皆乾坤雜氣之妙用。眞實自然。非假合也。希夷述其說曰。學者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無於周孔脚跡下盤旋。予則以爲學易者須於周孔脚跡下尋求。然後羲皇心地上可得而識。推此可槩見矣。然其書之傳。固非牽於文義。繫於私意者所可同年而語也。

朱子書麻衣心易後曰。此書詞意凡近。不類一二百年前文字。如所謂雷自天下而發。山自天上而墜。皆無理之妄談。所謂一陽生於子月。而應在卯月。乃術家之小數。所謂由破體煉之乃成全體。則爐火之末技。所謂人間萬事悉是假合。又佛者之幻語耳。其他此比非一。不容悉舉。要必近年術數末流。道聽塗說。掇拾老佛醫卜諸說之陋者。以成其書。而其所以託名於此人。則以近世言象數者必宗邵氏。

而邵氏之學出於希夷。於是又求希夷之所敬。得所謂麻衣而託之。以爲若是則凡出於邵氏之流者。莫敢議已。而不自知其說之陋。不足以自附於陳邵之間也。

再跋麻衣易說後曰。予既爲此說。後二年。假守南康。始至。有前湘陰主簿戴師愈者來謁。老且蹩。使其壻自掖而前。坐語未久。卽及麻衣易說。問其師傳所自。則曰得之隱者。問隱者誰氏。則曰彼不欲世人知其姓名。不敢言也。既復問之邦人。則皆曰書獨出戴氏。莫有知其所自來者。予後至其家。見几間有所著雜書一編。取而讀之。則其詞語氣象宛然麻衣易也。予以是始疑前時所料三五十年以來人者。既是此老。既歸。卽取觀之。則最後跋語。固其所爲。而一書四人之文。體製規模。乃出一手。然後深信所疑之不妄。是時戴病已昏。不久卽死。遂不復可窮詰。獨得其易圖數卷閱之。又皆鄙陋瑣碎。穿穴無稽。如小兒嬉戲之爲者。欲以其事馳報敬夫。則敬夫亦已下世。因以書語呂伯恭曰。吾病廢有年。乃復爲吏。然不爲他郡。而獨來此。豈天固疾此書之妄。而欲使我親究其實邪。時當塗守李壽翁侍郎。雅好此書。伯恭因以予言告之。李亟以書來曰。卽如君言。斯人而能爲此言。亦吾所願見也。幸爲津致。使其一來。予適以所見聞報之。而李已得謝西歸。遂不復出。不知竟以予言爲何如也。

陳氏書錄解題曰。舊傳麻衣道者授希夷先生。崇寧間。廬山隱者李潛得之。凡四十二章。蓋依託也。朱侍講云。南康主簿戴書愈撰。乃不卽嘯底禪。不卽嘯底修養法。不卽嘯底時日法。王炎曰。洛水李壽翁侍郎喜論易。炎嘗問曰。侍郎在當塗板行麻衣新說如何。李曰。程沙隨見屬。炎曰。恐託名麻衣耳。以撲

錢背面喻八卦陰陽純駁。此鄙說也。以泉雲雨爲陽水。以澤爲陰水。與夫子不合。李曰。然。然亦有兩語佳。炎曰。豈非學者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不當於周孔脚跡下盤旋耶。然此二語亦非也。無周孔之辭。則羲皇心地。學者何從探之。李無語。

按是書託名麻衣。序跋與書及注同出一手。其他踳駁之說無論。獨李壽翁所賞二語。貽誤學者不淺。然其言實出希夷。觀物外篇曰。先天學心法也。圖雖無文。吾終日言而未嘗離乎是。亦卽所謂羲皇心地上馳騁。不於周孔脚跡下盤旋也。麻衣小說家以爲卽白閣僧相錢若水者。其人蓋孫君仿、鑾皮處士之流。縱令是書眞出麻衣。吾亦深惡而痛絕之。況戴師愈乎。

右論麻衣道者

潛溪宋氏溟涬生贊序曰。溟涬生者。旰江廖應淮海學也。抱負奇氣。好研摩運世推移。及方技諸家學。年三十。游杭。上疏言丁大全誤國狀。大全怒。中以法。配漢陽軍。生荷校行歌出都門。道旁觀者。嘖嘖壯之。抵漢江濱。遇蜀道士杜可大。揖曰。子非廖應淮邪。生愕然曰。道士何自知之。可大曰。宇宙太虛一塵耳。人生其間。爲塵幾何。是茫茫者尙了然心目間。矧吾子邪。然自邵堯夫以先天學授王豫。天悅。天悅死。無所授。同葬玉枕中。未百年。而吳曦叛。盜發其冢。得皇極經世體要一篇。內外觀象數十篇。余賄盜得之。今餘五十年。數當授子。吾俟子亦久矣。乃言於上官。脫其籍。盡教以冢中書。其算由聲音起。生神鑒穎利。可大指畫未到者。生已先意逆悟。可大自以爲不及。學旣成。去隱宣歙間。遇余安裕弋陽。將教之。安裕勸生業中

庸。生瞠目厲聲曰。俗儒幾辱吾康節於地下矣。復去之杭。客賀外史家。晝市大衍數。夜沽酒痛飲。飲卽吐。吐卽飲。不醉如泥不休。醉中嘗大叫曰。天非宋天。地非宋地。奈何奈何。語聞賈似道。遣客叩之。生曰。毋多言。浙水西地髮白時。是其祥也。似道未解。復召至屏人與語。生曰。明公宜自愛。不久宋鼎移矣。似道惡其言。掩耳走。生亦徑出。過會澗子家。索酒轟飲。酒酣。作嬰兒啼曰。大廈將焚。燕猶呢喃未已。邪復賦歌以見意。都人士聞之。競指以爲怪民。不與接。獨太學生熊曉聖猶時造其廬。生私執熊手謂曰。吾端居層樓。聞空中戎馬百萬來。人鬼作哭泣聲。壬申。襄樊陷。甲戌。宮車晏駕。乙亥。長江飛渡。似道亦殛死臨漳。丙子。三宮播遷。諸王大臣皆南北亂走。噓吸事耳。子不去。欲何爲。居亡何。宋事日非。沿江州郡。望風奔潰。生大慟曰。殺氣又入閩廣中。吾不知死所矣。遂遁去。其言無一不驗。後四年。病死處州學中。年五十二。無子。一義女從之。生宗堯夫先天之學。頗自謂知易。每見諸易師傳疏。不問淺深。輒訕駁以爲樂。及論後天。則會義畫爲經。彖爻繫辭爲傳。黜文言彖象二傳爲九師之言。且謂說卦非聖筆不能作。上下繫乃門人所述。序卦直漢儒記耳。蓋生聰明絕人。未聞道而驟語數。故其論經多失中。然性使酒難近。又好訐人陰私。人面頸發赤。不顧。罕有從其學者。唯國子簿吳浚、進士彭復樂、師之浚不卒業。復屢受唾斥不怨。生將遁時。召復至。口發例手布籌。雖平昔所靳。若終身不示人者。一舉授復。復又授鄱陽傅立云。或曰。生瀕死。語女曰。吾死後一月。朝中命山姓鳥名使者來徵吾及傅立。立當過吾門。汝可出藏書示之。立當以此致大官。後皆如其言。所謂山姓鳥名。崔鵬飛也。生所著書。有元元集、歷髓、晷野指南、象滋統會、聲譜、畫前妙旨。數十

萬言。今猶聞傳於世。贊不錄。

余自幼既見長老談溟涬生事。近見李淦性學及戚光子實所造文。又知生爲詳。以生之精藝如此。而修宋史者不列之方技傳中。殊可恨也。故予愍之。特序之。又傷易道之微。激而贊之。惜乎予文蕪陋。不能永生也。然予情亦至矣。濂志。

按程可久云。易以道義配禍福。得正而斃則吉。詭遇獲禽則凶。此千古格言也。嚴君平精於卜筮。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猶不失開物成務之意。管輅善言易。亦嘗以謙壯諷何晏。請上追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彖象之義。未嘗近舍周孔。遠宗羲畫也。自先天之學興。而易道之蓁蕪甚矣。廖應淮自謂得康節眞傳。而其所談者唯禍福。無一字及於道義。罔知忌諱。屢觸危機。其不爲京房、郭璞、特幸而免耳。驗之最大者如宋亡。而究竟分毫無補。亦安用前知爲也。余安裕勸讀中庸。蓋以索隱行怪。聖人之所不爲。而無道不默。亦非明哲保身之事。故微辭以規之。而應淮不自覺寤。詆爲俗儒。其於易也。訕侮程張。卑視周孔。二篇獨尊羲畫。十翼專取說卦。鄙倍之論。全無忌憚。豈僅失中而已邪。世俗溺於所聞。爭言象數。黃口小兒。人人欲爲邵子。而二篇十翼。束之高閣。邪說橫行。聖眞滅息矣。雖曰末流之極弊。抑先天心法之傳有以導之使然也。其後劉秉忠、李俊民等。專治皇極經世數。而顧以易鳴。唯資中黃澤楚望。謂當因孔子之言。上求文王周公之意。可謂粹然一出於正。然非屏棄九圖。則黃霧不披。青天白日終不可得而見也。

右論溟涬生

王氏弼周易略例明象篇曰。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盡意莫若象。盡象莫若言。言主於象。故可尋言以觀象。象主於意。故可尋象以觀意。意以象盡。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猶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也。然則言者兔之蹄也。象者魚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於意。而存象焉。則所存者乃非其象也。所存者在意。言生於象。而存言焉。則所存者乃非其言也。所存者在象。然則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盡意。而象可忘。重畫以盡情。而畫可忘也。（盡和同之意。忘其天火之象。得同志之心。拔茅之畫可棄。）是故觸類可爲其象。合義可爲其徵。義苟在健。何必馬乎。類苟在順。何必牛乎。（大壯九三有乾。亦云羝羊。坤卦无乾象。亦云牝馬。）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爲牛。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爲馬。（遯无坤。六三亦稱牛。明夷无乾。六二亦稱馬。）而或者定馬於乾。案文責卦。有馬无乾。則僞說滋漫。難可紀矣。互體不足。遂及卦變。變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彌甚。縱復或值。而義无所取。蓋存象忘意之由也。（失魚兔則空守筌蹄。遺健順則空說龍馬。）忘象以求其意。義斯見矣。

陵陽李氏心傳丙子學易編曰。自周之衰。言易者寖失義文之意。而牽合破碎。或反賓以爲亂。故夫子作十翼。專以義理明之。其後讖緯之學興。而飛伏互體之文。壬遁九宮之說。紛紛然並出。皆託易以行。世至王輔嗣。乃獨辭而闢之。其視兩漢諸儒。可謂賢矣。惜其溺於時好。乃取莊老之妄。以亂周孔之實。故易之道終不明於世。

按王氏筌蹄之喻雖出於莊子而其義不同其所謂忘言忘象者亦謂學易者觀象玩辭期於自得久之當有所融釋脫落耳非若爲先天之學者欲盡棄周孔之言專於羲皇心地上馳騁也卽其卦爻之解間有涉於虛無者亦皆莊老之微旨與坎離龍虎之說精牝相去遠矣故伊川教人且看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甫三家易以其所主在義理不爲百家衆技所惑也宋人奉陳邵爲伏羲而顧斥輔嗣爲莊老吾不知其何說矣

程子易傳序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尙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以卜筮者尙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无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无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其意則在乎人焉

遺書張閎中以書問易之義本起於數程子答曰謂義起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所尙非儒者

之務也。管輅郭璞之學是已。又曰。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見乎辭者也。則可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朱子曰。自秦漢以來。攷象辭者。泥於術數。而不得其宏通簡易之法。談義理者。淪於空寂。而不適乎仁義中正之歸。求其因時立教。以承三聖。不同於法。而同於道者。則惟伊川先生程氏之書而已。後之君子。誠能日取其一卦若一爻者。熟復而深玩之。如己有疑。將決於筮而得之者。虛心端意。推之於事。而反之於身。以求其所以處此之實。則於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將無所求而不得。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亦無處而不當矣。

鄱陽馬氏端臨曰。按伊川之易。精於義理。而略於卜筮象數。此固先儒之說。然愚嘗以爲易之象數卜筮。豈出於義理之外。蓋有此理。則有此象。有此數。而卜筮之說。其所謂趨吉避凶。惠迪從逆云者。又未嘗不一出於義理。平時本諸踐履。則觀象玩辭。此義理也。一旦謀及卜筮。則觀變玩占。亦此義理也。初不必歧而二之。

項氏周易玩辭自序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讀易之法。盡於此矣。易之道四。其實則二。象與辭是也。變則象之進退也。占則辭之吉凶也。不識其象。何以知其變。不通其辭。何以決其占。然而聖人因象以措辭。後學因辭而測象。則今之讀易所當反覆紬繹。精思而深味者。莫辭若也。於是作周易玩辭。又曰。程子平生所著。獨易傳爲全書。安世受而讀之三十年矣。今以其所得於易傳者述爲此書。而其文无與易傳合者。合則无用述此書矣。世之友朋。以易傳之理觀吾書。本末條貫。无一不本

於易傳者。以易傳之文觀吾書。則未免有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之怒。知我者。此書也。罪我者。此書也。鄱陽馬氏周易玩辭序曰。易有聖人之道四。變與象居其二焉。自義理之學大明。而變象之說幾晦。先儒欲救其弊。則曰聖人當時自可別作一書。明言義理。以詔後世。何用假託卦爻。爲此艱深隱晦之辭乎。愚嘗以爲變之說不一。有隨時之變。如彖象小象。文言繫辭。各自一義。是也。有逐爻之變。如九六七八。陰陽老少。是也。有逐卦之變。如剛柔往來。互體飛伏。是也。象之說亦不一。有卦畫之象。陰陽奇耦。三連六斷。是也。有大象之象。天地風雷。山澤水火。是也。有說卦之象。乾爲馬。坤爲牛。乾爲首。坤爲腹之類。是也。至簡要者。隨時之變也。至支離者。逐卦之變也。至精微者。卦畫之象也。至瑣碎者。說卦之象也。必研究其簡要精微者。而不拘泥其支離瑣碎者。則曰象曰變。固無非精義至理之所寄也。豈有二哉。

按。象辭變占四者。說易之綱領也。伊川歸重於辭。平庵因之。愚則謂辭本乎象。象尤不可忽。故夫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辭焉以盡其言。又曰。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象者。二體六爻之畫是也。而王輔嗣以乾牛坤馬之類當之。朱子謂如初九潛龍勿用一辭中。四者俱備。初九變也。潛龍象也。勿用占也。愚則謂潛龍牝馬等語。若詩之比興。總謂之辭。非夫子之所謂象。平庵云。凡卦辭皆曰彖。凡卦畫皆曰象。未畫則其象隱。已畫則其象著。故指畫爲象。非謂物象也。大象總論六畫之義。小象各論一畫之義。故皆謂之象。其曰天曰龍者。自因有象之後。推引物類以明之耳。本稱易象。非此之謂也。斯言可以正諸儒之失。未筮謂之辭。筮得其辭謂之占。亦非但勿用二字爲占也。

京山郝氏　敬談經曰。羲畫始呈。元旨苞絡。如夜半子陽初動。晨光未熹。夏商之易。不可覩矣。然使其無慨。文王必不更演易。至文王周公。抽厥元緒。但其辭旨深約。如平旦昧爽。曲房晏起。尚未知曙。迨夫子十翼贊揚。幽隱畢達。揭日月而行康莊。大明中天矣。旋罹秦火。六籍散越。而易獨存。後生捧完璧。誠斯文大幸。奈何更生異端。稂莠其眞苗。磔裂其同體。妄謂羲聖有不傳之祕。使緯稗蠭起。詆夫子十翼爲一家言。離經叛道。莫此爲甚。

近時博士家承邵朱之說。謂三聖不同易。病分經合傳之非古。歸咎王弼。此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也。夫謂經傳不可合者。以書同而道異。言同而人異。如春秋諸傳於經。則誠未可合也。羲文周孔。奚不合之有。由孔子視三聖爲古。自視爲傳。由今視四聖。則皆古也。皆經也。孔子何遂不如左公穀傳春秋。世儒不病左公穀合春秋。而病十翼合易。以伸四聖不同易之說。謬也。

邵堯夫造爲先天方圓等圖。好事詫爲新奇。修鍊羽流。緣飾龍虎鉛汞姹女嬰兒。爲參同、悟眞等書。乍見奇僻叩之。不過存神馭氣。以求長生。而珍祕自喜。援易爲口實。聖人作易。易簡開物。患人不知。而小說誣世。唯恐人知。心術已冰炭矣。禮云。假鬼神時日卜筮。疑衆者殺。學者反尊崇其說。甚矣人之好怪也。

學易枝言曰。羲聖世無文字。三才義理。無憑發揮。爰始畫卦設象。不得已也。設有文字。便敷演成辭。豈好爲隱乎。揚雄識字既多。而索隱鉤藏。別構方、州、部、家。爲元擬易。則心勞而日拙矣。

易爻辭象義。誠有不可盡解者。前人不傳。後人何述。要之精微中之易簡。愚不肖可知。易簡中之精微。聰

明才辯者未悉。如管公明、郭景純。卜筮焉。可謂之非易。然亦四道之一端耳。子云。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三才之要。人所當知者。王輔嗣、程正叔、諸君子所言。不可勝用矣。

聖人作易。立人之道而已。學易者。亦學爲立人之道而已。又曰。朱元晦謂孔子之易非文王周公之易。愚謂孔子贊易。秖爲立人之道。學者日用切要而言。誠有之。但聖人說理發揮。人道卽函。蓋三才萬象無不賅合。與羲文周公無二。

按莊生曰。易以道陰陽。此非周之言而古之言也。蓋古者三易之法。掌於太卜。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非但彖爻之辭自爲一書。卽如春秋內外傳所載諸繇辭。亦不得與焉。其所見者。唯二體六畫。剛柔雜居之象。以爲道陰陽宜也。至於文王繫彖。周公繫爻。則固以陰陽推之於人事。而所言無非仁義中正之歸矣。孔子作十翼。則又發彖爻之蘊。竭盡而無餘焉。聖人之所以窮理而盡性。君子之所以反身而寡過。皆在此書。奚止道陰陽哉。微三聖之辭。則伏羲作易之旨鬱而不明。萬古如長夜矣。而顧謂三聖不如伏羲。何歟。且夫三才之道。在天曰陰陽。在地曰柔剛。在人曰仁義。其爲性命之理則一也。洪範由天道以推之人道。中庸由人道以合之天道。蓋天人之理。未有不歸於一致者也。三聖所重在人道。而天地之道亦無不備焉。伏羲時未有文字。不得已而畫奇耦以垂教。陰陽可以畫見。而仁義不可以畫見。故說者但以爲道陰陽。而不知伏羲之旨專在立人之道也。苟其有文字。則亦必言及仁義矣。伏羲而無言也。伏羲而有言。安知不與三

聖同辭乎。老莊之徒。掊擊仁義。故厭薄周孔之辭。以爲不足道。儒者不能辭而闢之。反爲之推波助瀾。尊伏羲不言之教。抑三聖闡幽之辭。豈不悖哉。仲輿解經。多所創獲。而尤不喜宋儒。愚未敢深信。獨論易數。則最爲精確。其曰聖人作易。立人之道而已。此語大有裨於來學。故特表而出之。且爲之暢其指趣焉。

東涯陳氏言　易疑自序曰。易非聖人卜筮之書也。卜筮以聖人之書爾。伏羲畫卦。原神於太乙。起數於陰陽。類象於萬物。通幽於神明。和順於道德性命。無乎弗括。文王於卦爲之辭。以明其象類。周公於爻爲之辭。以盡其變化。孔子於卦爻爲之彖、象、文言、繫辭、說序、雜卦。以闡羲文周公之義理。使學者修此而吉。悖此而凶。淵乎廣矣。而非作之以卜筮也。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辭、象、變、占。是也。孔子見卦爻之有辭象變占。言焉而廣大。動焉而吉凶。制器焉而罟網舟楫之用。卜筮焉而神物大衍之策。斯徧舉之矣。而未嘗專於卜筮也。夫易何止五經之原。天地神化之奧。而於卜筮之技精之。則末矣。秦漢諸儒。考象辭則泥術數。論義理則淪空寂。而不知孔子之易。先義理而託象數者也。蓋體其卦爻之蘊。察乎辭象變占之理。通乎言動制器卜筮之用。用之所向。卽理也。理之所協。卽占也。占之所利。卽用也。是孔子之易也。而非專於卜筮明矣。是故學者索卜筮於卦爻之外。參程傳於本義之中。斯孔子之易備矣。作易疑。

朱氏　授易經精蘊自序曰。周子曰。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其蘊維何。凡彖、象、文言、繫辭、說卦。皆是。宋儒以周禮言太卜掌三易。故專作卜筮之書。歷詆大聖理義之言。不少假借。愚於此大懼。深

求其病。只在太卜掌三易之一言耳。不知易有理。有象。有數。理卽蘊之發。象卽精之寓。數因一以積畫。卦示象之吉凶。繫辭論理之吉凶。數之吉凶未之明。故立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吉凶也。觀象玩辭。聖人體易。君子學易以成盛德大業至矣。庸人不能。故立占人筮人。七八九六。揲蓍求卦。不過筮更筮咸。尤細事耳。易無不該。天地有此數。不立筮法。以成變化。則天地間缺此一藝。非謂易道易象舉在此筮。專作卜筮之書也。夫子欲加年學易。期無大過。豈在占筮乎。況占筮專於動而不主於靜。一於用而不由於體。求諸神而不求諸己。失無算矣。使一委之卜筮。而平日無玩易之功。遇吉行之而已。遇凶避之而已。君子將何以自彊不息。將何以厚德載物。學者無用辨悔吝之介。無用震无咎之悔。六十四卦訓戒之言。皆作虛文矣。洪惟聖朝用易爲首經取士。而只在占筮授受。豈不誤甚。無由挽之回車就道。徒抱憤耳。自知得罪於先儒。取譏當世。獨賴聖人爲之依歸。用以自解云。

二泉邵氏寶序精蘊曰。易爲性命道德之原。而開物成務。仲尼贊之詳矣。惟其道無不備。故百氏宗之。卜筮者。技之至微者也。自朱子本義一出。學者翕然從之。夫方術談於庸醫。聽者不能什一。惟夫和扁一言。雖或盡變軒岐之書。人將謂其有據也。朱子名冠諸儒。道行今古。誠吾儒之和扁矣。專主卜筮之說。疇不謂其有據乎哉。庠序以之而教人。科目因之而取士。習尙成風。安固而不搖矣。嗚呼。此文佩朱公所以深懼而精蘊之書不容於不作也。書凡二十四卷。一以孔子義理之言爲主。按卦推辭。隨爻悉義。一覽之間。而四聖之心昭然在目。其有功於斯道也大矣。雖然本義無心於晦道。精蘊豈有心於矯弊哉。一念所主。

而得失因之。紫陽有知。必將感其救正之功也。君曰有罪。夫豈然哉。

都氏穆序精蘊曰。客有問穆者曰。易有卜筮之道乎。穆曰然。主卜筮而作乎。曰否。請以水喻。崑崙上源。發而爲江漢河淮。以迨溝澗溪渠。皆水也。居溪者曰。水以溪而生也。濱澗者曰。水以澗而出也。舉一廢百。知水不亦淺乎。孔子曰。假我數年。卒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夫以大成之聖。欲學易以免過。易之道可知矣。豈卜筮所可盡哉。

顧氏日知錄舜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詩云。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洪範曰。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孔子之贊易也。亦曰人謀鬼謀。（祖伊告紂。言格人元龜。亦先人後龜。）夫庶人至賤也。而猶在蓍龜之前。故盡人之明而不能決。然後謀之鬼焉。故古人之於人事信而有功。於鬼也嚴而不瀆。子之必孝。臣之必忠。此不待卜而可知也。其所當爲。雖凶而不可避也。故曰。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又曰。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善哉屈子之言。其聖人之徒歟。

卜居。屈原自作。設爲問答。以見此心。非鬼神吉凶之所得而移耳。王逸序乃曰。心迷意惑。不知所爲。往至太卜之家。決之蓍龜。冀聞異策。以定嫌疑。則與屈子之旨大相背戾矣。洪興祖補注曰。此篇上句皆原所從。下句皆原所去。時之人去其所當從。從其所當去。其所謂吉。乃原所謂凶也。可謂得屈子之心者矣。

禮記少儀。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子孝臣忠。義也。違害就利。志也。卜筮者。先王所以教人去利懷仁義也。

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衞人以龜爲有知也。南蒯將叛。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且夫易不可以占險。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南蒯果敗。是以嚴君平之卜筮也。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而高允亦有筮者當依附爻象。勸以忠孝之論。其知卜筮之旨矣。

申鑒（後漢荀悅撰）或問卜筮。曰。德斯益。否斯損。曰何謂也。吉而濟凶而救之謂德。吉而恃凶而怠之謂損。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告其爲也。告其行也。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若是則無可爲也。無可行也。不當問。問亦不告也。易以前民用也。非以爲人前知也。求前知。非聖人之道也。是以少儀之訓曰。毋測未至。

郭璞嘗過顏含。欲之爲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蓍龜。

文中子。子謂北山黃公善醫。先寢食而後鍼藥。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說卦。

金史方伎傳序曰。古之爲術。以吉凶導人而爲善。後世術者。以休咎導人而爲不善。

易爲卜筮之書。與醫藥種樹並稱。秦人之見也。然其說亦有所自來。古者太卜所掌。唯夏商以來相

傳之繇辭。如左氏之所載者。而文王周公易象之書。則藏於周魯之太史氏。故陳厲公時。周史始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而有觀六四之占。及昭公二年。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始見易象與魯春秋。可見易象之書。他國不皆有。孔子十翼。則作於晚年。而傳之商瞿、子木。尚未流行於世。杜預曰。汲縣有發冢者。得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而無彖象文言繫辭。疑於時仲尼造之於魯。尚未播之於遠國也。秦僻在西垂。何由得見。李斯未必知。卽知之。亦必不信。其以易爲卜筮之書。無足怪者。而儒者遂謂易專爲卜筮而作。夫伏羲旣畫八卦。而卽制蓍爲筮法。孔子贊易。亦以蓍龜爲神物。而深明其用。謂易爲卜筮之書。無甚礙。但謂伏羲作易。專爲卜筮而文王周公孔子卻說出許多義理。非伏羲之本義。是則大可疑耳。夫義理必藉文字以傳。伏羲時書契未興。故立象以盡意。卦畫有形。而義理無形。有形者可見。而無形者不可見。然其意實在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也。三聖遞相祖述。發揮仁義之旨。而伏羲之意乃大白於天下。安得謂孔子之易非文王周公之易。文王周公之易非伏羲之易乎。伏羲之易。有畫無辭。農夫紅女。百工商賈。皆得而用之者也。（如後世楚巫打瓦。越人雞卜。雖無辭。亦自有占法。）若夫夏商以來之繇辭。及文王周公之彖爻。唯卜史能用之。至於孔子之十翼。則卜史亦不能知。唯士大夫好學深思者能知之耳。蓋易至孔子而其道始爲處憂患無大過之具。與詩書禮樂同其切要。人倫日用所不可斯須去者。而非徒卜筮之書矣。幸而秦火不及。學者得見完書。上之可以窮理而盡性。下之可以反身而寡過。顧徒以農夫紅女百工商賈不能用。而欲崇不言之教。視繫辭如糟粕。毋乃過爲高論。墮老莊之環中而不覺也乎。且夫卜筮之事。

非君子所常有也。善當爲。惡不可爲。乃心自明。何必筮。死生富貴。非人之所能爲。亦焉用筮。惟天下大事。人但能料其可否。而氣數推移。有非鬼神不能知者。是之謂大疑。於是乎謀及乃心。謀及卿士庶人。而復謀及卜筮焉。故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然必其居也有觀象玩辭之學。而後其動也有觀變玩占之明。（動・謂將有爲將有行・洪範曰・龜筮共違於人・用靜吉・用作凶・靜・卽此所謂居・作・卽此所謂動也・）計一歲之中。居之時多。動之時少。及其動也。不疑之事什九。可疑之事什一。其大疑者。又加少焉。君子之於卜筮。亦未嘗數數也。聖人豈專爲卜筮而著一書。使天下後世之人。日日端策拂龜。聽命於鬼神。而不務民義也哉。亭林論卜筮十則。可以箴宋人之膏肓。余故備錄之。而綴以管見如此。

日知錄曰。孔子論易。見於論語者二章而已。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是則聖人之所以學易者。不過庸言庸行之間。而不在乎圖書數象也。今之穿鑿圖象以自爲能者。畔也。

記者於夫子學易之言而卽繼之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是知夫子平日不言易。而其言詩書執禮者。皆言易也。人苟循乎詩書執禮之常而不越焉。則自天祐之。吉無不利矣。故其作繫辭傳。於悔吝无咎之旨。諄諄焉。而大象所言。凡其體之於身。施之於政者。無非用易之事。然辭本乎象。故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觀之者淺。玩之者深矣。其所以與民同患者。必於辭焉著之。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若天一地二、易有太極、二章。皆言數之所起。亦贊易之所不可遺。而未嘗專以象數教人爲學也。是故出

入以度。无有師保。如臨父母。文王周公孔子之易也。希夷之圖。康節之書。道家之易也。自二子之學興。而空疎之人。迂怪之士。舉竄迹於其中以爲易。而其易爲方術之書。於聖人寡過反身之學。去之遠矣。

黃氏象數論序曰。夫易者。範圍天地之書也。廣大無所不備。故九流百家之學。俱可竄入焉。自九流百家借之以行其說。而於易之本意反晦矣。漢儒林傳。孔子六傳至菑川田何。易道大興。吾不知田何之說何如也。降而焦、京。世應、飛伏、動爻、互體、五行、納甲之變。無不具者。吾讀李鼎祚易解。一時諸儒之說。蕪穢康莊。使觀象玩占之理。盡入於淫瞽方技之流。可不悲夫。有魏王輔嗣出而注易。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日時歲月。五氣相推。悉皆擯落。多所不關。庶幾滌水盡而寒潭清矣。顧論者謂其以老莊解易。試讀其注。簡當而無浮義。何曾籠落元旨。故能遠歷於唐。發爲正義。其廓清之功。不可泯也。然而魏伯陽之參同契。陳希夷之圖書。遠有端緒。世之好奇者。卑王注之淡薄。未嘗不以別傳私之。逮伊川作易傳。收其昆侖旁薄者。散之於六十四卦中。理到語精。易道於是而大定矣。其時康節上接种放、穆修、李之才之傳。而創爲河圖先天之說。是亦不過一家之學耳。晦庵作本義。加之於開卷。讀易者從之。後世頒之學官。初猶兼易傳並行。久而止行本義。於是經生學士。信以爲羲文周孔。其道不同。所謂象數者。又語焉而不詳。將夫子之韋編三絕者。須求之賣醬箍桶之徒。而易學之榛蕪。蓋仍如京焦之時矣。自科舉之學一定。世不敢復議。稍有出入其說者。卽以穿鑿誣之。夫所謂穿鑿者。必其與聖經不合者也。摘發傳注之訛。復還經文之舊。不可謂之穿鑿也。河圖洛書。歐陽子言其怪妄之尤甚者。且與漢儒異趣。不特不見於經。亦是不見於傳。先

天之方位。明與出震齊巽之文相背。而晦翁反致疑於經文之卦位。生十六。生三十二。卦不成卦。爻不成爻。一切非經文所有。顧可謂之不穿鑿乎。晦翁曰。談易者譬之燭籠。添得一條骨子。則障了一路光明。若能盡去其障。使之統體光明。豈不更好。斯言是也。奈何添入康節之學。使之統體皆障乎。世儒過視象數。以爲絕學。故爲所欺。余一一疏通之。知其於易本了無干涉。而後反求之程傳。或亦廓清之一端也。

按史。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好老莊書。祖尚虛無。以六經爲聖人之糟粕。天下士大夫慕效成風。迄江左而未艾。故范甯謂王何之罪深於桀紂。今觀弼所注易。各依彖爻以立解。間有涉於老莊者。亦千百之一二。未嘗以文王周公孔子之辭爲不足貴。而糟粕視之也。獨爲先天學者。欲盡廢周孔之言。而專從羲皇心地上尋求。是其罪更浮於王何矣。儒者不之闢。而反助其狂瀾。以爲三聖人之易非卽伏羲之易。何耶。亭林、梨洲之論。大有造於易學。故殿之篇末。以告天下之習非而不悟者。

右論學易正宗

易圖明辨序

元幼學易。心疑先後天諸圖之說。庚子。得毛西河先生全集中河圖洛書原舛篇讀之。豁然得其原委。友人歙淩次仲廷堪謂元曰。子知西河之辨易。未見德清朏明先生易圖明辨。尤詳備也。元識之。求其書。不可得。繼在京師。見四庫館書目錄之。曰其書一卷辨河圖、洛書。二卷辨五行、九宮。三卷辨參同契、先天圖、太極圖。四卷辨龍圖、易數鉤隱圖。五卷辨啓蒙圖表。六卷。七卷。辨先天古易。八卷辨後天之學。九卷辨卦

變。十卷辨象數流弊。並引據經典。原原本本。於易學深爲有功。元鄰注益切。丙辰。視學至吳興。始求得讀之。蓋距昔已十六年矣。愧聞道之甚遲。喜斯篇之未泯。亟命其家修板刷印。廣爲流傳。以貽學者。因並識其事於篇首。至其圖辨大略。則萬季野先生序言之已盡。茲不贅論。

嘉慶元年八月二十八日浙江督學使者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儀徵後學阮元謹序

右易圖明辨十卷　國朝胡渭撰。按渭原名渭生。字朏明。一字東樵。德清人。事蹟、著撰、具見江鄭堂漢學師承記。稱先生嘗謂詩書禮春秋皆不可無圖。惟易無所用圖。六十四卦二體六爻之畫。卽圖也。八卦之次序方位。乾坤三索、出震齊巽、二章。盡之矣。安得有先後天之別哉。河圖之象。自古無傳。何從擬議。洛書之文。見於洪範。五行九宮。初不爲易而設。乃作是書云云。又云。洪範古聖所傳。如日月之麗天。有目所共覩。而間有晦盲否塞者。先儒曲說爲之害也。漢儒五行傳。專主災異。以瞽史矯誣之說。亂彝倫攸斁之經。其害一也。洛書之本文。具在洪範。宋儒創爲黑白之點。方圓之體。九十之位。書也。而變爲圖矣。且謂洪範之理通於易。劉牧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蔡元定兩易其名。其害二也。洪範原無錯簡。而宋儒任意改竄。移庶徵王省惟歲以下爲五紀之傳。移皇斂時五福至作汝甲咎。及三德惟辟作福以下。並爲五福六極之傳。其害三也。作洪範正論五卷云云。其言有足與是書相發明者。先生篤志經學。著述甚夥。所撰禹貢錐指一書。曾呈聖祖御覽。賜耆年篤學扁。稽古之榮。至今豔稱之。顧四庫提要著錄是書。與阮文達國朝儒林傳稿。均稱視禹貢錐指尤爲有功經學。則其推崇也至矣。咸豐壬子冬至前一日。南海伍崇曜謹跋。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易圖明辨

二冊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輯著者　胡渭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鎮

二五五二上